

序

余舊為冊記凡經傳所得家庭所講師友所聞莫不
筆置以備遺忘歲久成帙追憶舊讀間于是編有考
暇日因剔繁纂要粹為一書曰識遺庶幾往者之筆
力不徒爾嘿畊羅璧子蒼甫



識遺卷第一



成書得書難 經題籤

古 羅

羅 璧



筆史



孔子師 文繁省

史書記名

雉釋文 孔門多才

孔子諱

理根本 曹參不伐

有國二權

明辭識時 十六相四凶

姬周姓

成書得書難

易更四聖而始備書歷二千餘年存者僅存十八篇
詩之刪也夫子十取其春秋魯史之名記者非一人
其後夫子修之左氏傳之又其後劉歆杜預合經

識遺

一

傳而一之然後經以傳明事以類著經之成亦難矣
周衰極文之世晉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春秋
吳季札聘上國始聞詩之風歌頌楚獨有左史倚相
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生其時得全見六經者
無幾商頌至正政父纘得十二篇子周太師孔子周
旋杞宋間欲究夏商遺禮而不得劉歆言漢經秦火
書惟有易至孝文時伏生始口授尚書孝武時壁出
者皆朽腐散絕詩之萌或傳雅或傳頌合而成詩其
後得書二十篇以為尚書大傳謂為不傳春秋唐孔
穎達曰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服虔杜預皆
不曾見今尚書建安蔡氏謂揚雄亦未見尚書余按書出

孔壁者皆科斗文字凡二十五篇謨號古文出伏生
口授者三十四篇其後夏侯勝等傳之洛陽石經刻
之漢號今文孔壁初出孔安國上之官承詔總為五
十篇著傳成會國有巫蠱事不獲世上壁書復理
行于漢者使生三會國有巫蠱事不獲世上壁書復理
後有張霸者習書五十四篇八篇之說偽造二十篇
並伏書為五十八篇緯曹起霸答鈞其
中後鄭玄注書依用之因多乖異晉興壁書漸出至
梅嶺為大傳猶缺舜典江左蕭齊建武之年姚方興
壁書方大傳猶缺舜典江左蕭齊建武之年姚方興
始獻舜典孔傳五十八篇始備隋開皇間始流河朔
詳見書疏但漢武至前晉凡五百餘年間向父子
披羣書其精不者亦疑梅頤之偽楊誠齋序易田
晉始得之故或者亦疑梅頤之偽楊誠齋序易田
韓起聘嘗見易象而喜然起之所見者義文之易而
已非夫子之易也今乃得見起之所未見子貢在三
千七十之中嘗漢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今夫子之易性與天道之言也乃得聞子貢之所不

截遺

二

聞其述古人不得多書而讀之備矣韓柳未出歐陽
公得韓文六卷子漢東李堯輔篋中脫落顛倒無
次序乞歸讀之後官洛陽與尹師魯補綴方成全書
穆伯長敘柳文謂柳初不全見于世亡字失句闕墜
為甚凡用力二紀文始定成今讀韓柳者未必察也
司馬溫公進資治通鑑表曰臣之精力盡在此書又
與宋次道書曰光自到洛之日專以修資治通鑑為
事于見六年今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奏御唐文
字尤多 夢得將諸書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
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以夜補自前
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纔至大歷末年向後卷數

增倍于此共計不減六 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文
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公間居洛十五年朝
廷許開句自隨辟官授廩命吏給扎故成此書使無
如許歲月及官主其上未必成也蔡氏云古書自篆
籀變而為隸竹簡變而為縑素縑素變而為紙紙變
而為摸印摹印便而書益輕後生童子習見以為常
與器物等藏之者祇觀美而已余謂書少而世不知
讀固可恨書多而世不知童尤可恨也唐末者猶未
有摹印多是傳寫故古人書不多而精審作冊亦不
解線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概黏之猶今佛其後
稍作冊子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始令

國子監田敏校六經板行之世方知鑄其便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檀鐫檀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甯後方盡弛此禁然則士生子後者何其幸也

經籤題

題籤題目雖小節古人亦審朱文公見題伊川易傳者謂題周易程氏傳方是蓋後先傳經得尊經之意且言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余按古傳春秋者三家公羊傳春秋穀梁但先儒又有大名居下之說大名傳皆先春秋經易詩書禮傳是也易以文王序加周字周岐陽地名姬先代所封詩曰周原膺是也書以上古書加尚字虞夏商周後為代號因以名易書上古書加尚字虞夏商周之書孔安國序書伏生之下綬曰以其詩以毛萇傳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則尚字伏生加

加毛字

傳詩者初四家曰齊魯毛韓公之詩傳自禮漢博士毛萇因目詩曰毛詩以別三家以別

述周制加周字

禮出劉歆傳以左氏作加左字公穀題周必歆

未詳後來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皆大名居下取法

于經也若伏羲始畫八卦重為六十四卦鄭元以為

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文王惟王弼孔穎達

以為伏羲自重蓋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兼三

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伏羲作易之人已言兼

三畫六而成卦則重卦伏羲無疑也但上繫言伏

羲以來之制作十三卦皆云蓋取則卦名伏羲前已

有矣矧畫前有為理且素具乎况于伏羲前言易皆

從曰聖人蓋有深意薰淑面嘗問朱文公以卦設名

之始公答以無所攷 詩名之說或謂國史或謂子夏
毛萇而書金縢曰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則
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為風雅頌說者以為始于孔
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不知吳季札聘魯
在孔子未反魯之先而魯太師已為札歌風歌雅歌
頌則夫子乃 衰周之僭禮樂者爾周禮雖有太師
掌六詩之說然先儒謂禮出劉歆則六詩安知非後
世依倣而託之者余按魯駟詩序曰于是季孫行父
詩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禮記曰人不能無禮先生
恥其禮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史記曰微子過殷墟
而作雅觀此則雅頌亦作者自別也 孔子序書以

置篇端始孔安國 左傳春秋初各一書後劉歆治
左傳始取傳文解經晉杜預註左傳復分經之年與
傳之年相附于是春秋左傳二書分為一因傳解經
事見歆傳左傳春秋合為一見杜預左傳序

筆史

范蔚宗東漢黃憲傳述諸人敬慕之說而憲之美無
可尋至今讀者欽其賢慕其器唐史于房杜解善謀
善斷外事跡亦不多見但王魏善諫英衛善兵例推
為房杜功項羽殘暴班固書之曰羽西屠或陽曰所
過無不殘滅曰嘗攻襄城無噍類語不激而羽之暴
十分著露此史筆之妙至于敘列人物傳褒之者贊

貶之贊稱美者傳無載按史著贊始遷固寔法左傳左傳每于事終斷以仲尼曰孔子曰君子曰故遷固法而為贊史為贊史臣曰太史公曰臣某曰之類蓋人非堯舜安能盡美作史之道當爾勸懲之意因寓焉蘇老泉曰馬遷傳廉頗本傳不載其議閔與之失而見于趙奢傳傳酈食其本傳不載其謀撓楚權之繆而載之留侯傳傳周勃本傳不載其汗出浹背之恥而載之王陵傳傳董仲舒本傳不載其和親之疏而載之匈奴傳蓋四臣若功十而過一不欲因一以癡十乃與善之意也論蘇秦曰其智過人論北宮伯昕愛人長者班固贊張湯曰推賢揚善蓋四人者過十而功一併其一者廢之是塞人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心懲

惡不已甚乎後之讀者宜復識哉

孔子師

孔子師老聃之說肇于莊子莊子師老子故其著書譏侮古今聖賢獨推老子甚至假借孔子言語譽之後來漢儒輯禮記承其言曰聞諸老聃司馬遷史記老子傳復增許多老子訓誨孔子言語孔鮒作家語著孔子事實因據以為證家語後有晉王肅所加故益難據信由是益堅後學之信不知莊子一書多駕空寓言時去孔子

未遠知天下崇信其學故託言之世最重者尊其師庶幾聃之道益隆比莊子抑孔子尊老子之迹也後儒不察禮記家語史記出莊子後見孔子萬世師表

不應禮樂無所自來而問禮老聃一語又備見諸書未詳始自莊子不知老子之教主于清淨無為其著書厭薄禮學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莊子傳其學從而有所培斗折衡推提仁義焚符破璽絕聖棄知等論則聃之學何禮之可問耶太史公謂道家以虛無為本因循為用有法無法有度無度故後之宗者蕩棄禮法蓬首垢面喪酒弔肉晉代可證已豈有以禮訓孔子而勗其徒則廢棄耶孔子于人之有善若管仲子仁子產之惠皆亟稱不暇豈有聃其師而故沒之耶故愚為莊子寓言無疑余嘗謂孔子師表蓋推周公彼其夢想猶冀見之孟子去孔子未遠具

魯思之傳最的誦孔子孤接不過文武周公使孔子果師聃于莊子輩爾聃

非莊子述而傳之足

矣何必假孔子言明之此其借孔子尊師可見也後之衛道者

孔子分說未以寓言及尊師之意昭

破莊子之妄爾若孔子從聃之事莊子外篇者聃為周藏史藏史書所或者聃所識多書孔子因往問聃焉容有此理不然魯論何無一言及聃而聃之禮何不書傳其後而甘為棄名檢蕩禮教之罪人耶東坡嘗謂莊子雖排孔子寔尊孔子書末敘百家之學與曰譬如耳目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相通故墨翟禽滑釐彭蒙田駢慎到闕尹老聃以至莊周皆列敘

名之至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其在詩書禮樂多能明
之則推而不敢斥此又可見莊子前之推老聃者借
孔子也余舊輯素王事記只據諸書纂某未暇辨禮今輒附此

文繁省

司馬遷史記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漢史敘一
百年事八十萬言晉張輔以此優劣班馬王逢原解
論語夫子為衛君章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包
咸解子見齊衰者章曰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朱
文公括富貴與是人之所欲也章曰君子審富貴而
安貧賤視若稽古三萬言者有間矣左傳敘晉獻公
殺申生事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禮記檀弓約

以四字曰君安驪姬公穀敘晉使齊事由卻克眇季
孫禿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僂齊使眇者逆眇者跛
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僂者逆者劉知幾史通曰
宜除眇者以下句但云各以類逆足矣此句煩也漢書張

蒼年老口中無齒史通曰宜去年口中三字但云老
無齒足矣此字煩也朱文公云家藏歐陽公醉翁亭
記草前數行鋪敘滁州之山心大圈了但注環滁皆
山也安記武陵桃源事曰洞中人問今乃何

代後歷几何漁人黃道真曰今晉代秦後復為漢魏
矣至陶淵明但曰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司空圖曰
辨于味而後可以言詩江嶺之南凡資于適口者若

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醢非不醢也止于醢而已
華人以之堯飢而遽輟者知其酸醢之外醇矣有所
之爾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東咸約之曰梅止
于酸鹽止于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嘗在酸醢
外然皆只中庸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之說莊
子山木篇曰豐狐文豹棲于山林伏于嵒穴靜也夜
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昏疏于江湖之上求
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
哉其皮為之灾也至應帝王篇但一語曰虎豹之文
來田列子敘少壯老死曰其在嬰孩志氣崑一物不
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逸欲慮充起物

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
焉物莫先焉其在死亡則之于息矣反其極矣莊子
約以四句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
我以死列子敘人壽無幾曰百年壽之大劑得百年
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抱孩以逮昏老居其半夜眠
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疾痛衰苦亡失憂
慎又幾居其半量十數年之中道然自得亡介焉之
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莊子敘此則曰人上壽百歲
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餘病瘦死喪憂患開口而笑者
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視列語明省多少詩中
如介父眠分黃犢草后山一身當三千之句前輩嘗

評其善鈞然語簡又須意足李白壽裴晉公詩曰見
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中時敘其壽康功業三
事于兩句中楊誠齋挽張魏公詩曰出晝民猶望回
軍敵尚疑敘其出督去國內得人心懾夷狄四事于
十字中歐陽公上杜祁公詩曰貌先年老因憂國事
與心違始乞身祁公年四十即髮白當朝以權倖不
悅未及七十謝事故祁公謂此兩句道盡他一生心
事所以意足方見簡之上也歐陽子謂簡而法惟春
秋可當之後學之立言法乎宋景文脩唐史務簡而
音如震霆不及掩聰之類皆以竒而舛若其猶有當
未者柳子厚段太尉逸事狀曰吾帶吾頭來矣宋史

削去下一吾字曰吾帶頭來矣河南邵氏謂去下一
吾字帶頭來果誰頭耶豈知段之不懼正以自請一
死詞之上正在下一吾字此則不詳文義而省者

書史訛名

堯舜禹湯或以為四聖人名或以為謚或以為號以
為謚者謚法始周古未有也以為號者索之舊說謂

孟子稱堯曰放勳舜曰都君屈原稱舜曰重華

書疏曰書遭秦火舜典最後出江左蕭齊時姚方興
獻舜典重華句乃方興所加不知離騷先秦敢書已
有差重華之不可遷就重華而書中侯稱禹曰文命
陳辭等語則孔疏亦難盡憑
蓋放勳謂堯能依倣上世之功化重華謂舜繼堯重
光文命謂禹布文德為則堯舜禹湯為號無義名或

近是况堯命舜之辭曰咨汝舜舜命臣曰咨汝禹若
稷契則知舜禹盡名也湯名論語著曰予小子履世
本乃謂湯名天乙皇甫謐世紀謂名履字天乙不知商代
帝王以甲乙丙丁為次則天乙乃湯別號至舜命棄為稷養官也在當時
以稷與禹皋陶並稱名已覺混及他書凡稱棄者並
曰稷不知夏以前祀柱為稷殷興始廢柱以棄代謂
稷可代棄名非也殷史帝乙崩子辛立是為紂則紂
名辛非受也尚書西伯戡黎及武成皆言商王受二
孔釋書謂受紂音相亂鄭立謂紂轉為受及名方曰
其在受德孔文釋受德紂字余按殷人名其惡曰紂
其轉紂為受或者偽書者過也至謚法以殘書損義

為紂亦未詳殷無謚法而妄爾列子注伊尹生伊水
之上故姓從其地屈原離騷孫武兵書呂不韋春秋
孔穎達詩書疏皆著伊尹名摯謂之尹者正也言能
立天下鄭立注尹言究故號伊尹而太甲伊訓等篇
述其言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曰惟尹躬先見于西
邑夏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皆指尹為自稱之名
君前臣名以號與字衷可乎史記索隱著太公望姓
名曰姜子牙故左傳毛詩齊例稱姜姜先封呂他書
復稱呂尚以可師可尚也孫子兵書存其名猶稱呂
牙謂之太公望者史記曰文王遇呂尚于渭濱曰自
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若

太公望子久矣則太公非爵望亦非名也後世不察
謬曰呂望呂尚蓋緣史記以太公望與周公旦並稱
又曰太公望北海人也讀者從而亦訛

雉釋文

左傳都城過百雉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釋者
謂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其取以名文之義未詳
公羊五堵而雉則二百尺山陰陸氏著埤雅謂雉性妬壘護疆飛
不越分界之內以一雉為長潘安仁雉賦曰畫墁衍
以分兀者此也其飛榮不過丈脩不過三丈所以以
雉計丈也禮記晉太子申生縊死鄭玄注曰雉經晉
語亦曰申生雉于城廟孔氏釋雉性取介被獲必屈

折其頭而死言申生以介死也因思城之大有取于
雉有望于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泛然哉

孔門多才

孔門弟子可使治賦可使為宰可使從政可使與賓
客言子華之使冉求之藝子路良孺之旁左傳徵虎
宵攻吳師
率二百有若與焉冉求郊之子貢辭命外善貨殖公
戰樊避為我右則勇非一人言語德行文章外無往不有聖人從
治長能

而以道德禮樂陶鎔之譬由天地間生生職職各正
性命所以為萬古大化治聖人歷聘列國雖以道德
所宗亦多因弟子而重楚謀欲以書社封孔子子西
忌之曰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王之帥師有如子

路者乎王之使列國有如子貢者乎王之官尹有如
宰予者乎其後季孫啟哀公聘孔子亦以冉求之勝
學軍旅于孔子也史記言仲尼沒後弟子大者為諸
侯師小者為卿相蓋其平日琢磨使有用非正章句
之末也漢藝文志曰孔子沒羣弟子各編成一家之
言名曰九流一儒二道三陰陽四法五名六墨七縱
橫八雜九農則孔門之學何所不參孔子之教何所
不講所以為聖而當時共慕至沒而弟子異昔故曰
孔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春秋之後無聖
人戰國孟嘗平原輩亦皆聚客數千書之史者雞鳴
狗盜袖椎竊符縱橫狙詐賈生民之禍而已下是惟

珠履玳瑁以雄其國所以士益衆世益卑近世伊洛
興學始以修齊治平為教故胡氏謂伊洛發明然後
人知孔孟可學而至視漢晉以來第以詞學名儒者
有間矣至紫陽集諸家之大成其精本之義理其粗
究之經濟嘗書儲才之說曰有天下者必諏詢咨問
取之無事之時而參伍折衷用之有事之日方其事
之未及也無旦暮蒼卒之需則親之得以久無利害
紛拏之擾則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可得之多歲
引月長則所蓄獨富久且精故知其長短而不謬多
且富故更迭為用而不竭今人平居不才為意及
臨事倉卒始泛然求之所以用之欲稱其任難哉又

曰不以小惡捨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不以近遺遠
不以小加大則其聚一時英彥請之者豈直曰文為
而已又當參堯禪舜舜禪禹皆是積歲程年稷契夔
龍之任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則決非以驟致
也若傳說起于版築膠鬲舉于魚鹽管夷吾舉于士
漢祖倉卒羅致販繒屠狗吹簫織薄皆為用則短不
可棄長小不可捨大又可驗也况物有不求未有無
物之歲人有不用未有無才之時特患教無孔子而
取之之說又不大公爾

孔子諱魯

北魏史著魏之祖詰汾改山澤見軒自天而下有美

嬭人稱大女受命與詰汾偶期年復會果以生男授
詰汾曰此君子之也自此世為帝王切詳古帝王受
命之符未有神異如此者攷之當時魏大武嘗命崔
浩撰國記浩書魏先世事詳列通衢事皆直筆北人
見者無不忿恚浩以暴揚國惡身滅族夷乃知詰汾
之偶史官懲浩失而飾之者也古以訐直取禍不一
若史權所在尤嫉之招矧國諱手故班固蔡邕皆不
得其死聖人慎亂邦安得不以孫言為貴孔子在春
秋凡魯失多為諱護詩三百例錄變風魯獨著頌與
商周等論語禘自既灌而往者曰吾不欲觀之矣或
問禘之說曰不知也夫子禮樂所宗豈不明禘者朱

文公謂禮不王不禘魯侯國舉禘實僭故夫子託以不知鄭玄謂禘則序昭穆魯以僖公為閔公庶兒躋僖閔上有逆祀之失故夫子不欲觀禘余彥躋僖閔年孔子仕定公時陽虎已順祀先公無緣尚為逆祀不觀禘玄未詳爾文姜通淫于齊書會于禚之類雖不泯其實及文姜與弒桓公不容于魯書夫人之歸曰孫于齊言若孫讓而去之義桓閔二公皆弒死經例書曰薨成公適晉為所留經沒不書其諱國惡也審矣昭公娶吳姬姓秦伯之後也陳司敗之問正以娶同姓之醜夫子宣受以為已過而不列為辨辭至春秋書孟子歸曰夫人至自吳及其死也書孟子卒不表夫人之為曰氏蓋不徇昭公

之失書孟子凡皆為魯諱也皇甫氏謂孔子若不受司敗之議則千載之後遂永信我言謂昭公果知禮是亂禮之事從我始今得司敗見非受以為過則他人不謬所以幸也孔穎達謂孔子于魯事不可為法者不奪其所諱亦不謂之過諱每事諱護則為惡者無復忌憚後世安知所懲故為魯諱禮也不為魯隱為世教也春秋公羊傳諱例曰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為中國諱左氏曰諱國惡禮曰魏史著崔浩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惜未稽仲尼之法也

理根本

秦據崤函事耕織修戰守復取蜀為富饒之本卒滅

六國漢高委蕭何治關中光武委寇恂保河內曹操
撫河濟也許下俱濟大業唐興因隨關中之資宋興
籍周之富視高光特易者根本有素也若項羽之敗
全是漢遣彭越等入楚地謀撓楚故兵疲食盡以此
不支羽時其勇悍日事外攻略不于根本究心一旦
兵敗方有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之語大概根本不立
則進退無據耕織不偏廢然後表裏可以交敷高宗
南渡胡致堂進計乞措置荆襄為根本安行所謂老
小者陛下分部諸將謹斥侯治盜賊自以精兵為輿
衛巡歷往來征伐四出如高祖在滎陽成皋京索而
留蕭何于關中光武戰臨淄壘坻而置寇恂于河內

又言置行宮或建康南昌江陵一處安太后六宮量
留兵將為營衛陛下復兵按行周旋彼此不為定居
又言既定講武其餘庶常日力不暇給者別置行
台區處之比達建炎規恢一大議論也惜當時玩其說
蓋一身在外則足以禦寇而根本之地不加傷意于
事務之大庶常日不暇給者置行台處之則可一意
講武圖所謂興創之大功有志天下者此致堂萬世
之法程也

曹參不伐

山谷以韓信勝趙不自驕而師李左車為武夫悍將
所難詠以詩曰功成千金募降虜東西置坐師廣武

雖云晚計太疎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信事固難矣若
曹參佐漢祖起兵未有韓彭輩戰勝攻取多出於參
異時論功爭以參為第一者此也高祖先項羽入關
參功為最逮得韓信參已封建成侯一旦舉信為大
將不聞參有軋已之嫌雖信奇才然參視之實為後
出至信擊魏擊趙參皆與俱擊齊參以相國屬焉則
參不特不忌信乃降心出其下此于士君子不足道
而見之參則難矣其謙讓不伐不待舍蓋公隨蕭規
而然後宜其善終不^於蒞醢之世參本傳言韓信越東
擊其參以左丞相屬焉又言信立為齊王引兵東與
漢王共破項羽討齊未服者漢王即帝位從信王楚

參國相印觀此則參終始出信下噫難哉

有國二權

國之大權二政與兵而已故權宜專不宜分分則事
無統兵權宜分不宜專專則亂生成王將終命大臣
相康王時掌兵者齊侯呂伋宰臣召公奭迎嗣子命
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于伋先儒謂齊侯
掌兵而不可發召公發兵而必資仲桓南宮毛則其
權之不統屬也尚矣西漢郡置守一人掌政置都尉
一人掌兵二者不復相統置南北兩軍亦不相攝高
后時周勃以太尉掌宿衛初得北軍而不得南可證
也唐李府衛制壞兵聚方鎮卒以敗亡宋興鑿其弊

郡置通判貳太守道置轉運貳制使有兵權者錢賦不之寄有錢穀者兵無所預思慮視古人益密矣內則政事歸于中書故外戚不得撓宦官不得干兵典以樞密宰相可知之而不可總之三帥可總之而不可發之發兵之權歸樞密而樞密置使必置副欲彼此相制也用兵典以指揮隨郡大小為員多少每指揮四五百人給餉在運司統制領守倅神宗嘗言藝祖養兵只三十萬京師十餘萬諸道十餘萬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无內變此又內外相制也

孟子談王

萬事古今有一定之理亦有隨時之宜湯武征伐雖不若唐虞揖讓然桀紂之暴如是非湯武伐而除之天下何時得安乎所以伊川讀易先明辭次識時如孔子作春秋尊王孟子七篇之書教諸侯為王以時觀之孔子時王室政教猶行列國禮義相尚使有桓文復出王室猶可扶持也至孟子時七國日事戰爭周君曾不能為時重輕而民生憔悴虐政日甚一日故孟子以王道曉諸侯亦時時也者張南軒曰君子救世時宜而已孔子作春秋文王單殷之心也孟子勸時君行王政湯武順天之心也惜伯夷 李旰江常語司馬公疑孟等作似非識時者然有武王孟

子之書又不可無後世時江温公之說乃扶持世變之一端唐高祖稱義兵伐隋隋煬之惡視紂尤甚高祖為隋方伯有湯武之資當時聲煬之罪義旗東指為天下除殘民心響應舉動豈不正大乃竊臣究厥遙尊煬帝別立代王徐行禪讓之理所以胡致堂謂正大之舉反委曲行之皆不明時者也孟子有獨夫紂之說南軒曰王者天下之義主民以為王則為之王民不以為王則獨夫而已况所謂王者以其能生殺能廢置能弭亂爭紂煬雖苛暴為獨夫生殺廢置猶在也若衰周二君無紂煬之惡而安于衰弱使文武德澤斬盡制度大壞付天下于自盛自衰自在自

下于世治亂茫然不然焉亦安得不謂之獨夫哉

十六相四凶

五運歷譜載黃帝之子相承四百年次顓帝即高辛在位七十八年次帝嚳高辛在位七十次年次唐堯在位七十年以其數考之意子孫至舜時已六百一十餘年

稱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族蒼舒至叔

達八人為高陽氏之才子天下謂之八元如歷譜之數八人至

舜時已二百一十餘年伯審至季狸八人為高辛氏之才子天

下謂之八凱如歷譜之數八人至少皞有不才子曰

窮奇至舜時已帝鴻氏有不才子曰渾敦歷譜曰

黃帝孫與顓帝同顓項氏有不才子曰檮杌至舜時皆

識遺十九

餘年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歷譜曰縉雲氏黃帝臣至舜時亦七百餘年

竊意舜時未必皆尚有其人雖古人多壽然數人者不皆壽縱壽亦未必如此其久也若曰自其世濟美惡者言之綿歷六十餘年之遠未必代代皆元愷人為凶類也夫謂之世濟者世代相仍積累皆然也不思堯舜大聖生朱均瞽鯀頑比生舜禹父子相去一間聖愚懸隔禹治水可謂有大功于世啟少康之外咸無可稱文武之興居稼種之休烈猶可存者成康宣王外可數無幾焉以帝王之胄猶若此彼十六相世為元愷四凶族代為惡人吾不信也况更歷六百餘年謂之元愷其間豈無一凶德敗祖宗之美

謂之凶族其間豈無一良善掩前人之愆謂皆自其世濟而言之亦非也

姬周姓

左傳晉平公以同姓四人備嬪御鄭子產聘晉言于叔向曰今君內實有四姬焉蓋指四人別同姓之醜非目賤妾為姬也按古婦人皆有字與謚或國名下繫其姓先儒謂其不忘本且別他族今考字下繫姓如周女曰伯姬叔姬齊女曰孟姜季姜宋女曰孟子仲子狄女曰叔隗季隗是也謚下繫姓如齊女曰宣姜莊姜宋女曰聲子秦女曰文嬴楚女文芊杞曰女曰定姒是也國下繫姓如秦女曰徐嬴 嬴陳女曰

息媯之類豈惟姬姓後世以目賤人戰國曰幸姬如
姬漢史曰諸姬薄姬愛姬釋者不辨其為用如薄曰
姬音怡臣瓚曰漢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婕妤下惟
顏師古謂漢內官無稱姬者周姓貴于衆國之女故
婦人美號皆稱姬宋大觀間公主易號曰帝姬貴之
也若世例以目妾豈及賤乎然則姬女貴而以姓着
反不若齊宋女不辱其姓之為愈

識遺卷第一

識遺卷第二

古 羅 羅 塵

擔頭上看花 經根人事作 史闕文

子夏子思 崛竒可味 寅正非夏

改朔 歷代帝陵 兩韓信非

三策中原 川陝江湖上游 子冠氏上

三大處置 大橫 十二州

擔頭上看花

九師興而易道晦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
未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古經為後儒所斷者多矣
况去籍于周壞于秦雜于漢魏晉後儒惟鄭王諸儒

臆說是拘于是根本不立故魏鶴山云人須將三代以前規模在胸次一一從聖經看來庶親到他位涉歷可以自得若只在諸儒脚下盤旋終不濟事緣擔頭上看花終不若樹枝頭天然活精神也此語蓋為舍六經泥訓誥者發朱文公亦謂詩易之類多為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人須虛是心平氣于本文之下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及他是何人所尊所敬所憎所惡一切閣置惟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失矣皆自亂經學以先入之說汨之也今人學文者不參六經而拾韓柳歐蘇之緒餘筆史者不本春秋而希^馬焉遷班固之近似賦詠者不能三

百篇離騷之雅粵而唐人章句之是尋故皆只襲古人腳迹不能崑門名家者比也近時蜀士董梁可曰文字用事要去元出處推究不可只扯拽他人見事來使譬如賈物出產處得來既可擇其美惡又可兼貨並畜若只他人擔上販來不惟美惡不辨亦得少而售狹矣姑即莊子大鵬事言之就全篇討究則知鯤以魚大而化鵬鵬從南溟曰天池擊水二千里去以六月息搏扶搖羊角之風來蜩螟斥鷃之笈出齊諧志怪之書是少曲折筆端活動若見自然他人用大鵬事已亦從而大之則事狹而意促矣此亦不欲擔頭上着花也

經根人事作

司馬遷謂古人有激而作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秋屈原放逐乃作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遷罹腐刑故有此言即其言推之太康失邦而五子作歌太甲不明而伊尹有訓三監亂周而周公作誥孟子不遇齊梁惠楊墨而述七篇仲舒劉向下獄而著說苑新序繁露玉杯等書柳子厚劉禹錫李白杜甫皆崎嶇厄塞發為詩章遷之言信而有證也然攷六經論孟皆根人事作周易著吉凶悔吝之理春秋錄

是非善惡之迹毛詩載政教美刺之詞尚書推唐虞三代之懿禮記威儀之詳備周禮制度之纖悉論語立身行己之大方孟子發明王道之極致無有空言者所謂補治道而為經豈專舒憂洩憤之為哉

史闕文

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邵康節十二會謂氣運至子方有天未有地至丑方有地未有人至寅方有人三代皆即天地人始處建正當堯時在己今在未到戊當人物都消盡經世書以十二萬四千五百年為一會自開闢至堯正當中詳此則戊亥子丑乃古今一日之夜實天地混沌閉塞之時堯至宋歷三時凡三千餘年上此寅至己

歷四時當凡三千年但孔子書斷自唐虞茫昧者不
究詰後儒因只據聖經為說史家雖上及三皇然皆
衷取后人僻書雜傳而成之非真有得于當時事寔
也但以康節堯舜上猶有四時說推來帝皇前世代
綿歷有莊子敘伏羲上猶十一氏鄭玄六藝論譙周
古史皇甫謐帝王世紀羅泌路史及廣雅皆述伏羲
前帝王數十百氏年踰數萬所謂肇自伏羲特就其
所推者言之爾又以易繫參之伏羲黃帝堯舜以來
之制作十三卦皆云蓋取則離渙 隨等卦伏羲前
有矣卦畫不尚伏羲始也司馬遷史記劉道原通鑑
外紀又皆遺伏羲只斷自黃帝始不思周易萬世文

字之祖經秦火獨完備者也大傳言伏羲氏沒神農
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叙三五傳次甚明二
史不然故東漢張衡近代朱文公皆咎遷春秋不王
吳楚以尊周室所以嚴正偽之辨也後世史官徒知
拘編年之說周史厲王流彘之後繫之共和者十四
年而周統中絕遷固漢史惠帝崩紀呂后為政者八
年歐陽公厠武后于唐本紀司馬溫公黜蜀帝魏皆
拘于編年說也定奪于文公綱目然後正偽分而統
紀明豈史氏瑣瑣之見哉但秦後項梁與諸侯共立
楚懷王孫心為義帝當時合書義帝為正統然後繼
以漢王莽篡漢漢史為新者十八年張衡謂時漢元

后猶存只當為元后本紀編年月紀災祥而莽篡事
第著之莽本傳更始居位光武當為之將後始即真
則光武初亦當以更始為正文公綱目俱不與以漢
昭烈之例豈以其君人之道有未足耶

子夏子思

司馬溫公通鑑著魏文侯師卜子夏于周威烈王二
十三年來歷本戰國策以史紀攷之子夏少孔子四
十四歲則子夏乃周敬王十二年魯定公二年生孔
子卒周敬王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實七十三歲子
夏時二十九歲後十一年魯哀公卒繼 王九年貞
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十六年威烈王二十三年子夏

當一百一十六歲 王史代之際年有重疊不過差
之三四年如史記則子夏當威烈王二十三年亦百
零四歲孔子既没子夏已有老西河之說但不知果
得如許歲數否柳子厚論孔子弟子曾參最少曾子
之死孔子弟子畧無存者論語出于有子曾子門人
已有曾子啟手足之事則子夏死曾子先矣通鑑書
周命三晉為諸侯于威烈王二十年魏之始侯文侯
斯也或子夏無如許歲數溫公以師子夏為文侯美
事繫之然當加初字以著其始史記世家曰盜殺晉
幽公魏斯立其子烈公立十九年始命三晉為
諸侯則師子夏未必魏斯既侯以後事也通鑑又著

子思言衛侯事于周 二十五年來歷本孔叢子時
去孔子卒一百十二年伯魚先孔子卒五年計
伯魚最末年言衛侯事時亦已一百一十七年凡此
疑皆往事追書之但溫公 其年必有寔據

崛竒可味

駢儷貴整散文忌律各有當也尚書禹貢敘九州地
理之分畫山水之離合物產之參差貢賦之高下功
力之作止鋪敘隨之而異更不淆雜顧命敘成王導
揚之語儀文之列去之千百載而讀者尋文可辨此
千古文章之妙故東坡嘗推禹貢曾子固諭后山學
文且讀顧命周禮文存之竒不一而狀物最精內饗

曰牛夜鳴則瘡羊冷毛而毳羶大赤股而躁鳥_膝腩
色而沙鳴_音豕家育視而交睫腥馬赤脊而盤臂螻
五者各物之病與臭也却行反行運行紆行蚓蠚魚
蛇之行各態也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
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物之鳴各處也厚唇奔口
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休短脰與夫銳喙決吻數月
顧脰小體騫腹等語羸羽之屬各形也皆隨其異而
筆之 深其目出其爪作其鱗之而則必撥爾而怒
苟撥爾而怒則于任重宜爪不深目不出 鱗之而
不作則必積爾如委苟積爾如委加任焉必將廢措
狀飛走翕張之勢 力輕重可以想見此猶

有形狀可寫也若無形無影之聲模寫最難禮記樂
記曰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短句中
鈞纍纍乎端如貫珠何啻親聆其抑揚高下之聲後
來昌黎聽琴等作雖寫此而費辭矣經後文字之奇
推莊子大木異竅穴之聲天籟變為人聲之妙至
屬風濟則衆竅為虛一語又自有聲入無聲乃古人
狀物之至敘物之遞遞相生曰種有幾得水則為鱉
得水土之衣則為蠃龜之衣生于陸屯則為陵鴟得
鬱棲為鳥廷鳥足之根為蟻螯其葉為蝴蝶蝴蝶胥
也化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鵠掇鵠掇千日
為烏鳥之名曰乾余骨幹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

頤輅生乎食醯黃軌生乎九歎贅苒生乎腐蠶羊奚
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室青室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
又反入于機物生凡十八變而句法十五易妥律中
雜崛曲是以其語可味後人以東西南北行文者甚
多平鋪直敘外更無委曲東坡獨不然焉耳

常出沒隱見若遠若近庶幾有隱君子乎其東則
廬山秦人廬敖之所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
尚父齊威之功烈猶可存者北俛濰水慨然太息思
之外而昂其不終鋪敘四顧而文法四易味其
語殆非一索可竭也後來如洪景廬又多尚此記焉
遂良怡齋曰方吾家居入怡顏以事父母出怡色以

與兄弟處暇時讀書以怡吾心食與口怡寢與體怡
敘五怡事而句四易又養拙堂記曰人必有所養以
直養氣以蒙養正以智養怡以寡欲養心以靜養正
以義方養子以善養民以學養士以法制養兵以節
養財養木於山養禾于田養牛羊于牢養雞于埘養
魚于淵養龍于江湖養萬民物于天地由書契以來
亘古今之理具是矣一失所養則位養驕勢養放侮
養高酒食養四體養奸以誇養盜以竊養虎以貽害
養狼莠以蠹苗養蠨蝥以蕃瘞養癰疽以戕身反正
備論養字之養文亦四變又短中撓長皆懼其律也
景盧如此甚多姑錄一二以見前輩文法

寅正非夏

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之卦其行為木建朔合從寅
始堯以中星定四時尚書二月五月巡東南八月十
一月巡西朔皆寅正仲月故孔安國王肅皆謂自夏
之前建寅 月劉道原通鑑外紀因書禹即位仍
有虞以建寅為歲首書湯即位乃改正朔

非專夏正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曰吾得夏特焉蓋就
三代比較言之非推本而言之後商建丑周建子秦

建亥漢興因秦至武帝太初元年始復用建寅為歲

首而寅遂不改

朱文公曰孔子取夏正以陰陽之氣

陽氣未出于地寅則陽出地上而溫厚之氣未終至未月復窮而溫

已月六陽雖備而溫厚之氣未終至未月復窮而溫

識遺

厚之氣始盡五月一陰生時則陰氣未出于地申則
陰出地上而嚴凝之氣從此始亥月六陰雖備而嚴
凝之氣未終至丑月各窮而嚴凝之氣始盡蓋地中
之氣難見地上之氣可驗夫子所以取寅正也但自
子亥為日一周以子
始歲以寅始亦有可議

改朔

三代建正大抵改朔後人不深考遂謂并改月號肅
謂古歷遭戰夫月改則二月紊其經時改則四時易
國及秦而失其位月可強改時有定序可改乎余以經求之無

正尚書舜二月五月巡東南八月十一月巡西朔
隨四仲月以巡方月何嘗改以正仲冬曰平在
朔易朔北方訓盡也萬物至此盡而復蘇蘇則皆當
改易則歲一周之理也是猶曰未有子丑寅建正之

說在商以丑為正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商謂

太甲嗣位改元而稱十二月為首其後桐宮服闋伊
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亳告新君始亦曰惟三祀十有

二月朔月不改也或疑伊訓序稱太甲元年又曰三

以年又曰服由力穡乃亦有秋時亦不改也周建子
異祀又曰服由力穡乃亦有秋時亦不改也書亦曰
秋九熟周以子為正毛詩稱首歲雖曰一之日然一
未獲之日感發二之日栗烈之後繼之曰無衣無褐何以

卒歲則未嘗不以十二月為歲終又十月蟋蟀之後
言曰為改歲則歲雖改而十月之號不改也至四月

維夏六月組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九月
築塲圃十月納禾稼一與今之氣序合亦不改時也

識遺

周禮大司徒曰正月之吉始和中春詔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王后六宮之人生種蒞之種正歲十二月斬冰賈公彥釋正歲是夏正月若徇周建子諸言正歲即今十月冰未堅不得斬之以此推之皆建寅月籥章于仲春仲秋逆暑逆寒司裘于仲秋季秋獻裘與夫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賈釋周禮祭祀田獵皆用夏正亦與今之氣序合不曰子正而改也禮記月令所紀四時亦皆夏正漢魯恭謂書出秦呂不韋而實周世書所據皆夏正改者惟服色犧牲號器械而已此猶以秦焚之前論若秦焚後史最可證史記書秦改年始朝賀皆十月朔秦以建亥為正故秦史書年之下皆首書十月漢書文穎解云

周火德秦以水取火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此亦為改朔不改月之證又秦歷應置閏者皆在歲末左傳歸餘于終之義也史記及漢書凡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蓋閏月歲終也顏師古謂不然

則經謂之十月矣此又可見秦以九月為歲終也胡月言為來歲受朔又可見月令秦世書也

日胡文定公引商書元祀十月二月及漢史建亥之下

即書冬十月明周改正不改月朱文公謂杜元凱後序載汲冢竹書皆古晉史記以建寅為歲首又嘗曰

改月者後王之彌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獨疑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為建午建未之月及十二月與梁

成之語于是門人問答多曰闕疑但春秋 正伊川
 以為只周正建子月非春而書春則夫子行夏時之
 意胡文定傳春秋 子正且曰夫子以夏時冠周
 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揣余以春
 秋傳本文攷之則又不然蜀士王容溪嘗著說曰周
 果以建子為正時月與之俱改則春秋何以書春三
 月己亥焚咸邱乎夏伍月鄭伯克段于鄆乎秋八月
 公及戎盟于 乎十二月祭伯來乎 凡此紀四序皆
 合寅正可見夫
 子則用 杜預注乃曰四月夏二月七月夏五月秋乃
 夏時 今之夏冬乃今之秋夫月可改也時可改乎又隱三
 年傳書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

禾四月取麥秋取禾夏時明矣杜預乃訓取為芟踐
 以附會周正之說隱九年經書三月庚申大雨雪三
 月當五陽之月而大雪書之非時也杜預乃謂夏之
 正月正月有雪亦豈異哉經又書秋大水無麥苗秋
 種麥生苗水忽漂之記異也杜預注五月謂之秋漂
 殺熟麥及五穀之苗經言麥苗而預言五穀之苗不
 知四月小滿麥已登場五月又安有麥之可漂耶威
 八年春正月乙卯烝烝冬祭春而烝非時也杜預注
 夏之仲月威四年經書正月公狩于郎冬獵曰狩書
 之正月重公失狩也而左氏曰時禮也大率左氏杜
 氏把持周正之說故每牽合周而亦有知經用夏正

處甚多不知何前後反覆如此余謂堯命羲和敬授人時暘谷南交昧谷幽都定之方中出日納日占之昏旦東作南訖西成北易測之時氣日中永短齊之晷刻烏火虛昂之中星析因夷隩察之民事孳革迭離驗之物類然後中氣定而四序正此其氣序不差雖巧歷莫違杜預乃移易四序以附會周正豈理也哉後世魏景初復建丑唐載建子未幾俱復寅正蓋氣序不可得而移者

歷代帝

西漢劉向疏曰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卧葬奧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葬蒼梧之說見禮記與云舜生于諸馮遷于負夏卒于鳴條孟子先秦古書今河中府安邑無緣葬蒼梧况蒼梧在堯五服外虞

夏為荒服之境或曰陟方乃死不知舜享年百有餘歲晚乃傳位于禹十七年而後崩則巡狩晚當為禹舜未必耄年猶任奔走也考河中有紀市有禹葬會稽舜墓疑象封有鼻正今道州或象冢也禹葬會稽不改其兆殷湯無葬處崔駰薛瓚言湯冢在濟陰亳在梁國蒙縣北薄伐城中漢著湯冢隸文武周公葬扶風縣湯冢數出向言無制耶

于畢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館下櫜里子葬于武庫皆隴之惠處文武昭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後盡發掘始皇葬驪山墳高十丈周迴五里餘石槨為遊館人膏為燈油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鳥雁珍寶之藏機械巧變不可勝原又多殺害人埋工匠其後項籍焚毀宮宇繼以發掘餘空藏牧兒亡羊其中持火索羊遺火燒其棺夫死者無終窮而國家

有廢與明君智士遠慮無窮故甘薄葬之誠乃奉安之道也余按周禮言天子之喪斂用珪璋璧琮璜琥皆為渠眉鄭司農注開渠為眉令汗得流去也鄭玄注渠眉玉飾之溝塚也以組聯六玉溝塚中以斂尸珪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坻璧在背琮在腹漢舊儀曰帝崩含以珠纒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妃鉅狀連縫以黃金縷腰以下玉為押長一尺二寸半下至足亦終以黃金縷陵制用地七項方中用地一項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開四門容大車六馬錯渾雜物東漢禮儀志紀載其備其言藏明器數曰八

甕三無二瓦鏡一形弓一形矢八卮八年八豆八簋八酒壺八盤匝九文各一盆一鐘磬各十各一四項篋笙祝致執瑟等筮坎篋干戈籥甲胃各一輓車九乘芻靈三十九瓦六杯二瓦釜二瓦甌一瓦鼎十杯二瓦飯樂十瓦酒尊二小後王彌文益甚且持不以天下儉其親之說周禮漢制未必餘也經王莽亂赤眉發前漢諸陵其玉匣斂者率如生呂后至遭汙辱獨霸陵完光武美文帝之儉東都首以薄葬送終令陵但令流水與丘隴同明帝亦然然古今注載光武陵制山方三百二十步高六垣四出

司墨門寢殿鍾虞皆在周垣內隄封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明章以下陵制不甚相違遭董卓亂呂布盡發諸陵以珮寶解金縷探舍璣魏文帝懲之故

終制曰世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蓋喪亂以來
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燒取玉匣金縷尸骸殆盡是
古焚烙之刑也豈不痛哉呂不韋生戰國未言荆齊
燕宋中山韓趙魏自此以下亡國不言勝數其大國
無不掘者故呂氏春秋曰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
者不以財害死凡生必有死孝子重其親故有送終
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之心為之慮則死莫若無動
莫如無利又曰死者彌久則生者彌疎彌疎則守者
彌急而藏器如故理勢必掘今有銘墓曰此中有金
寶不可掘也而為之闕庭以自表何以異彼哉又曰
欲利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孔子之季孫以璠璣

斂為無窮慮也司馬遷史記貨殖傳田叔以掘冢致
富大概喪亂之後民無生業國典復墮而名丘大墓
雄麗自競豈達幽冥哉唐世十八陵五代周高祖西
征見無不發者按溫韜發唐陵因遺令世宗曰我死當以紙
衣葬宋興藝祖詔諸道檢校前代帝陵各製禮衣一
副常衣一襲具棺槨

于是西京鳳翔雍耀等州

奏周文武成康秦始皇漢高祖文景武元成哀七帝
後魏 西魏文帝後周太祖文帝唐祖高太中肅代德

德順文武宣懿僖昭十二宗凡二十陵並曾經開

發容齋五笔辨諸陵地理異正宋藝祖至哲宗七陵

莫西洛靖康之變亦皆不免紹興中宗臣士儂同張

熏往省熏歸奏高宗曰願陛下萬世無忘此賊時惟
 昭陵無恙哲宗猶暴骨初樞密樓炤同往炤歸述昭
 陵之制曰陵因平岡種柏成道周以棖橘闕閣樓觀
 環之神關內列石人羊虎駝馬等像神台三層高二
 丈俱植柏下廣十五為水道有五大門門外石人對
 立其號下宮者乃酌獻之地餘陵皆然昔人謂葬金
 玉而墳是為盜標識其處帝陵不加標識猶將慮盜
 况闕觀環之乎下是官庶刻銘勒誌亦未免有類金
 之標識劉向曰丘隴彌高宮廟彌麗發掘彌速要知
 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安事外飾以
 為身累乎漢武曰古帝王之葬不使人知其處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

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之崇四尺則墳乃是孔
 子始按墓是葬塋墳則封土爾雅曰墳高也

兩韓信非

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中皆稱兩韓信據其說
 韓王古韓國之後項羽殺其父成復立信為韓王都
 晉陽與淮陰侯韓信不同劉知幾史通闕遷固之繆
 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姬姓則名信都者非姓韓
 亦不單名信二史不別姬韓兩信且失韓王名信都
 字遂與淮陰侯韓姓無辨余考姓馬班誤姬為韓誠如
 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知幾亦差按王充潛夫姓
 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馬沛公使韓信畧定韓地立
 橫陽君成為韓王而拜良為信都又曰信都者司徒

也或為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廐將從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昔賢謂司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即非韓王名知幾之說亦未免繆何班馬責乎

三策中原

周公瑾勝曹操于赤壁進計孫權乞由蜀結韓遂馬超于關中時超遂反還由襄陽取宛洛北方可圖也諸葛孔明說先主亦曰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眾向宛洛操于關中身率益州之眾出秦川關中二別號說皆欲由關以搃魏之裏由襄以制魏之表使之腹

背受敵則中原可舉公瑾謀之不及行孔明行之不及竟又公瑾之謀蜀非吳有孔明舉事荆非蜀有所以罔功宋南渡張德遠出帥川陝寔祖周葛遺策全有吳蜀又孫劉所無而竟如是可見興廢有天善乎誠齋之言曰天與時相遭則以百敗之漢高取百勝之項羽天與時相違則以劉葛之雄傑熟視孱弱之曹邛

川陝江河上游

昔人謂川陝繫南北重輕蓋其勢各占天下上游得之則可順流收下流之利黃河南注水興秦鳳寔居其上故據陝則可順黃河之險下漢之險下瞰吳楚

而取中原也易張德遠圖復宋祚首身任川陝計蓋出此而以富平一跌棄之豈知公之所以勝者哉

子冠氏上

子者男子通稱孔子大聖孟子大賢例只稱子孔子復號夫子者邢昺孝經疏云孔子嘗為魯國大夫故弟子連官稱尊之以別餘人也後之尊師者因例曰夫子近時朱文公稱周程特曰子周子子程子復于姓上繫子按公羊傳曰子沈子子公羊子子司馬子何林釋云加子姓上名其為師也若非師而但有德者不以子冠氏上朱子于周程蓋師尊之

三大處置

漢初病于諸侯强大主父偃建分王諸侯子弟之說諸侯遂弱唐衰病于藩鎮跋扈趙普建收其精兵制其錢穀之計藩鎮遂消宋南渡息兵張韓劉岳擁兵方面不釋秦檜各除樞密使召之由是兵權去手偃之說賈誼發之普之說烏重胤發之檜之策范周言之但偃普忠謀檜則奸謀也

大橫

二禮灼龜之法卜人占坼漢文入立卜兆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應劭注龜文正橫也而橫所以吉之義未詳按占人賈氏疏云灼龜灼其後骨近足高處占其坼兆直向背為木直下向之為水斜向背為火斜

向下為金橫者為土朱文公解易因謂漢文兆得橫
未得土也所以吉

十二州

黃帝畫野分州封域才經見漢書地理志統言得百
里之國萬世通鑑劉紀善黃帝土地東至海南至北
逐熏鬻封域皆九州內舜肇十二州孔安國傳書謂
析青為營析冀為幽并鄭氏因疑析青析冀之說謂
王制言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
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此時并
地法行州有定城國有定制不可得而增減者也今
曰析青為營析冀為幽并則二州地削于七州古制

紊矣况冀為天子之都豈可削哉先儒謂王言國制
與五經背馳難盡
憑但冀為王畿乃制度所當先定或者九州外別建
者不應泛然在可增可削之列營并幽三州且流共工于幽州正以罪人屏之荒服
外之窮處若析冀為幽則近在王畿何取為流竄哉
今按書正文幽州之州從洲左傳敘四凶投之四裔
裔遠也遠則非近冀之幽矣况流四凶在治水前時
未析營并幽無幽州之名孔氏書疏著鄒衍說曰中
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爾中國名赤縣內有九
州禹所敘是也中國外如赤縣者亦有九漢書顏師
古注亦謂九州外別有營并幽三州余謂天下之傳
所在故疑二說荒誕但地鏡盡括地着地中脊日莫
為其東南方曰神州賈氏禮疏曰莫為在西北別統

卷二 九州其神州東州一州其禹分為九州又曰神農上
大九州曰神州東州一州其禹分為九州又曰神農上
書注崑崙在肅州酒泉縣西南地之神州也博物志崑
崙赤水出其東南取河水出其東北海三水入南海山
北經曰崑崙有五水環崑崙山嶺其東南流為中國河
海公曰地猶頭崑崙山嶺其東南流為中國河海朱
文曰崑崙山嶺其東南流為中國河海朱
以山勢之黃河始崑崙山嶺其東南流為中國河海朱
三隅亦有少焉據禹貢導河導江皆始于西隅
中國特崑崙一面九州外之州必有無限不特營并
幽之傳記言人皇兄弟九人掌九州共工氏霸州帝
名也傳記言人皇兄弟九人掌九州共工氏霸州帝
響制九州則九州古地益為十二則始舜禹平水復
仍為九故商以來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只
列九州鄒衍言水中可居曰州堯遭洪水地之高可
天下為三十六州以居曰州堯遭洪水地之高可
郡名遂次于州十二州非古制明矣但析九為十二
不無紊并制之疑意黃帝肇封地之廣容有封制未

盡者舜因其隙復創三州故三州與九州並列必盡
九州析也鄭疑蓋拘孔傳若王制難憑亦為以今九
州幅員計之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須數十倍建
置可也豈三十六百二十八國之能限哉王制蓋
又拘地方千里之論若流共工于幽州蓋為北裔水
居之洲近冀之幽非也

識遺卷第三

古

羅

羅

壁

古文不相襲

左傳非丘明

班史出劉歆

公羊穀梁

形容失當

古事難詰

洞庭古九江

禽釋擒

終命掾筆

封略自然之險

古稅不拘什一

不署字之福

大計不惜小費

忍字二義

獨樂園

古文不相襲

河南邵氏闢班固作史不敢輒易司馬遷之詞謂孔子作經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固所不知

識遺



也唐李習之曰六經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讀詩也如未嘗有易讀易也如未嘗有書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洪容齋云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與老聃列莊至于劉向揚雄皆自成一家之文余觀後世讀書能得古意者惟昌黎曰易竒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上規如渾渾無涯周誥商盤佶屈聳牙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李漢曰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別其偽皆不以一槩視經窺見古人者熟也立言知此意者濂溪易通橫渠正蒙西銘邵子經世書抉理剔微皆無一言相襲至羽翼六經又漢唐諸子所無也故陳壽緣遷固而不美于史范甯緣歆向而不美于穀梁文中子之書識維正大而拘拘摸倣論語皆後人之癡宋子京曰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其體規畫員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黃山谷曰文章最忌隨人後楊東山曰丈夫自抱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觀此則諸賢所以傳不朽者有道矣

左傳非丘明

有左傳敘及韓魏滅智伯事時去孔子卒已十六年後儒以孔子有左丘明恥之之語遂謂傳為丘明作自漢以來如出一口唐啖助為左氏學始言別有左

氏若夫子言左丘明蓋史佚遷任之類便謂左氏為
丘明非也宋伊洛諸儒研經最精伊川謂左傳無丘
明字未可攷朱公以傳敘及韓魏殺智伯事謂傳是
箇博記人做答黃義剛曰左丘是古有此姓丘明自
是一人作傳左氏又別一人必非丘明程公說春秋
分曉首辨傳非丘明謂公穀皆子夏門人書疑傳亦
出孔氏門人之門人蓋書多戰國秦語也然未嘗剖
析指證其迹鄉先達萬見春鎮嘗著論辨傳非丘明
作云古者天子建德因生賜姓豈止一丘明姓左哉
衛有胥靡逃之魏衛君請以左氏易之韓非內儲說
著左氏衛之都邑若以邑為姓則後之子孫皆可得

姓不止丘明可姓也揚雄曰左氏品藻司馬遷曰左
丘失明厥有國語獨劉歆七畧斷然曰左丘明與聖
人好惡同視受經于仲尼而作傳三人同出漢朝立
言異同如此余按稱傳為丘明作始司馬遷劉歆引得解經書方大傳後人遂皆祖歆自
歆以左傳為丘明其後諸儒從而和之至杜預集其
說注春秋遂錮不可解所謂乘虛襲偽而不攷也嘗
以傳語攷之左氏端為戰國時人當戰國時齊有鄒
衍著書推五德之運以符應為驗而昭九年傳云陳
水屬也水火配也而楚所向衰九年炎帝為火師姜
姓其後也凡此等語皆與鄒子同意周官保章氏雖
以星土辨九州土地然不言其國為某星自三家分

分晉之後堪輿書出亦出鄒衍十二次之說行始有燕為

木趙為火梁齊為玄枵衛為豕韋吳越為星紀等說而左氏昭十一年傳云今歲在豕韋歲及大梁襄二十八年傳云歲在星紀而淫于玄枵凡此等語皆與堪輿書合酬酒之名起周末而傳敘鄭人對晉曰寡人以朝見于嘗酎秦惠王十二年初臘傳敘宮之奇之言曰虞不臘矣秦孝公時商鞅始立賞級爵曰不更曰庶長而傳云秦敗績獲不更女父又云秦庶長鮑帥師及晉戰于櫟如此數者皆出春秋後而左氏之傳其為戰國時人可知矣又子不語怪力亂神使丘明果受經于仲尼而作傳必當達聖人之旨何公

子彭生之為豕太子申生之請帝伯有之厲實沈臺駘之為崇鯀化黃熊石言于晉內蛇外蛇新鬼故鬼烏鳴亳社神降于莘等說累累書之是足信左氏非受經丘明明矣

班史出劉歆

葛洪西京雜記後敘云洪家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卷數歆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未銓次而亡故書無定本雜記而已後來班史始全取劉書小異同爾固所不取者洪鈔出為西京雜記觀此則固始之妙端有自焉

公羊穀梁

識遺

公羊穀梁二姓自高赤作傳外考之前史及後世更
不見再有此姓萬見春嘗謂公羊穀梁皆姜字切韻
脚疑其為姜姓假託也按文公語錄蓋戰國時去春
秋未遠傳之所載多當時諸侯公卿大夫及其家世
事迹有當諱悔者難直斥之而事之直者又不容曲
為之筆故高赤傳其事因隱其姓後世史官于當代
難言之事每闕之或晦其姓名疑其辭義高赤緣時
忌沒其姓容有此理左傳作者之名曾無真的是傳
者亦欲假託也按二傳皆云出自子夏子夏授公羊
之竹書穀梁云秦孝公時其書室帝時始以公羊晉
因謂二書皆作自漢儒孔穎達曰公羊道聽塗說之
學杜預言膚引公谷適足自亂大觀羣與曰公
谷說辨之言非先儒說或者又漢儒假託也

形容失當

漢武本窮兵黷武之君相如論巴蜀檄首言蠻夷自
檀不討之罪次言陛下存撫天下安輯中國發使靡
有兵革之事等語雖皆為武帝文過然不失為尊者
唐明皇寵貴妃實奸子婦白樂天長恨歌乃曰楊
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棄
一朝選在君王側其後誅貴妃實六軍迫之杜子美
北征行乃曰不聞夏殷衰中能誅褒妲白秘其為子
婦杜歸之于內斷皆立論當然也唐取蜀擒劉闢韓
退之誦聖德曰婉婉弱子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先斷
腰脅攻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揮

刃紛紜爭切膾脯摸寫慘毒之狀惟恐不真不知刑而如此非寬大之朝所宜有可謂之元和聖德乎東坡錢氏表忠觀碑言河東劉氏百戰死守以扼王師積骸為山驪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雖影帶錢氏不煩兵而下甚好而于有宋以仁厚兵不血刃之意非矣此皆文人形容之過嘗記唐牛元翼除制一聯昔人謂語勝尚書殺人盈城汝當深戒拏戮爾衆朕不忍聞制元微之作信大哉言也

古事難詰

禮記記文武夢齡之事曰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據其說武王少文王四歲然文王崩武王

未及終喪伐紂其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者通文王九年大統未集計之也克商二年而武王崩出入纔七年是文王七歲生武王况伯邑考武王兄劉氏外紀且明著文王十三年生伯邑考不知男子十三有生育理乎若以武王後文王七年崩較之生伯邑考纔四歲故夢齡紀年難據按文王大統未集而終越孟津伐殷十有三年大會孟津克商既二年帥師金滕著王疾勿豫則武王後文王崩七年及武王崩成王立鄭康成書注謂年十歲通鑑謂王三歲則武王生成王年登八十上史以成王為武王嫡子故立則成王母邑姜也武王年八十計邑姜最少亦不下六十矣史又言唐叔為成王同母弟邑姜之年又

不知幾何孔子生周靈二十一年庚戌歲二十三年
壬子歲父叔梁紇卒孔子時三歲故不知父卒葬誠
有之逮周景王十七年癸酉歲母顏氏卒孔子時二
十四歲越明年乃求合葬于防禮記檀弓言孔子少
孤不知父墓母死殯于五父之衢問于聊曼父之母
然後得合葬于防然叔梁紇卒孔子雖少其母尚在
豈不能示以父墓所在乎史記著叔梁紇年七十娶
徵在少婦因野合生孔子先賢釋野合為野哉徵在
恥之故長不告孔子緣此孔子不知父墓竊謂娶不
備禮不告其子容有之父死葬不告處恐不然也且
孔子萬世人倫之表年如此而父墓不問何以為孔

子檀弓又言孔子既得合葬于防防墓崩泣然流涕
曰古不修墓聖人舉事審重未必旋踵而崩又不修
墓則當聽其崩壞乎凡此見漢儒言古不復驗之又
人情參之道理只是臆說

洞庭古九江

漢志言潯陽九江曰烏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
廩江提江筍江源江孔安國書傳九江孔殷援以為
證不知潯陽今江州在禹貢為揚州之域禹貢淮海
惟揚州在孟渚之下但言三江既入至荆及衡陽惟
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之後始言九江孔殷雲土夢作
又其後導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

至于衡山及岷山導江之後曰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陵即巴陵江北夷陵號西陵故岳東坡西以經攷之周禮職方云荊州

澤曰雲夢釋者謂雲夢澤名方八九百里華容枝江

江夏安陸皆其地據禮雲夢只一澤按書言雲土夢

朝楚楚子田于江南之夢邱子之女生子文棄之夢

中則夢夢澤也定四年吳人楚子涉睢濟江寢于雲

中則雲一澤也按江北為雲即今王沙監利景陵等

縣江南為夢即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跨江南北因

摠謂之凡禹貢敘九江皆在今荆衡之域唐志以岳

州巴陵是九江山海經云洞庭山在九江中博物志

即洞庭張勃吳錄曰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近世胡旦

晁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建安蔡氏釋書援水經曰九

江在長沙下西北又援楚地說曰巴陵瀟湘之淵在

九江間按洞庭九水所聚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

酉水澧水瀟水湘水九江非潯陽明其鄭印亦云禹

貢九江在荊州即今岳州洞庭但折九江之目無漸

酉二水而附錦靖二水然均為九江也唐孔穎達謂

尋陽九江之名起近代朱文公嘗著九江辨以洞庭

尋陽九江各不同也余以漢志攷當在九江郡今淮

西諸漢復置九江郡今淮東滁和如此則尋陽九江

郡自秦始而洞庭九江則古也

禽釋擒

易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伊川解無虞人而即鹿是

有貪禽之心王用三驅失前禽釋者云旁走者不射

惟向前背者走射之不中而已故失前禽則鹿言禽
 驅走皆禽也禮記鸚鵡能言曰不離飛鳥猩猩能言
 曰不離禽獸郊特牲郵表畷禽獸下文專以猫虎言
 之月令祭禽于四方及豺祭獸戮禽釋皆云禽者獸
 通名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贄雁雉雞鶩外虎皮羔
 與其二庖人禽獸春羔豚夏臠脯秋犢麋冬鱸羽獸
 人樊田禽注于虞中注謂取禽左耳効功鄭玄因謂
 凡鳥獸未孕曰禽且援白虎通說曰禽者鳥獸總名
 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賈公彥疏曰已孕曰獸
 輸之于公未孕曰禽衆得之又孔穎達禮記疏曰禽
 者擒也言力小可擒制也獸者守也言力多不易擒

須圍守而獲也詳衆說則擒不拘羽故古人言荒于
 獵者曰禽荒曰從禽不別言獸以小大魚獵禽足該
 之也又左傳擒獲字例單禽而柳下惠名獲字禽則
 禽者擒也孔說亦然獨爾雅言二足而羽為禽四足
 而毛為獸然其言飛曰雄雌走也牝牡不知詩禮狐
 綏綏則雌雄不特飛也書牝雞之晨則牝牡不拘走
 也故賈氏闢其說非通義余按經中惟二禮乘禽易
 繫隼者禽也公羊鸛鵒來巢曰非中國之禽惟言羽
 餘多獸通名使禽羽之言則書之鳥獸蹌蹌陽鳥攸
 居鳴鳥不聞易之鳥焚其巢飛鳥遺之音詩之黃鳥
 玄鳥記之不離飛鳥故鳥不猶禮之羅鳥鳥共卵等

卷三
語聖人皆皆易鳥以禽何必若今之直敘耶

終命椽筆

洪範九五福富壽康寧好德外考終命居其五此非
生者之美也後人祝頌概曰五福全備不知考終命
之當諱晉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覺而語人曰
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晉武帝崩哀冊謚議皆屬珣
草而筆如椽事後人不辨為不祥之筆

封畧自然之險

蘇秦說戰國諸侯各言其四封之限蓋國有限界方
可自固狄梁公曰天生四夷在先王封界之外故東
距滄海西阻流沙沈括云流沙履之百步皆勒如軒
幕上或人馬車駝無子遺凡千餘

里四面茫然以人畜骸骨為志每風將作北橫天漠
老駝知則聚鳴而擁其鼻口否則危斃南隔五嶺瘴
沙卷如席壓人多不能出斃者十九起南隔五嶺瘴
能死其外限以惡溪海惡此天所以限中外也
後世封界不謹華夷混處按周東遷而後吳越楚蜀
陸渾河西白狄淮有羣舒處盡蠻秦隴晉魏悉戎河南
陸渾洛伊之戎衣冠俗無幾也至邾魯處魯而用夷
號徐在京東而有夷名當時四夷錯居中國漢魏以
來然矣至東晉中原消磨混一其原皆出夷狄矣
先王荒服之制既識者猶欲守在四鄰然泛言守亦
難嘗以天下大勢考之莫不各有自然之險河北以

居庸諸關為險蓋居燕百里外關外名虎北即漢上
谷郡其山西連太行東亘遼海狼居胥諸山為襟帶
關南北通處路遠兩崖間風起人行或為所掀彭文

識遺

十

子謂隘如線側如傾其峻絕其降趨井下有澗巨石磊塊凡四十五里甚艱萬狀山外寒氣先山南兩月燕之東百里曰榆關蓋曰虎北口下皆亂山層複至此循海方有狹經實遼東諸州之障阻昔時守以土兵狄不能入自石晉割關南十六州劉仁恭割營平樂三州賂契丹由是北自定武達遼海千里失險凡漢唐所以限狄者狄皆有之按漢北邊之中曰定襄狄患多出朔方今靈夏州而雁門雲中各有要害塞關外皆漢有光武興民苦胡寇盡徙居關以東唐藩鎮無北顧憂者據諸關故也宋興諸關皆在契丹裏故太祖太宗嘗有志取燕燕人宋琪時言古北口野狐門松亭關三路普有古人堡壘成迹于此置守

南牧自絕後富弼使北亦言土人云若守居庸關古北口松亭關符家寨則虜不得南矣按書禹貢導山于河壺口雷首至太岳底柱折城至王屋太行恒山至碣石入海則河北諸山發原雍西逾河而冀而幽而營至碣石入海蓋天然華夷之限秦築五代失長城起臨洮盡遼東史亦言因地形制險塞險周世宗首於深冀間浚胡盧為河限宋守塘灤而雄霸二州間塘水不接逐中置保定軍餘塘水瀰漫而保州以無多植榆為蔽宣靖間童貫輩爭燕雲而不爭險故岳飛曰金坡諸關不獲則燕雲未可有後金人踰關黏罕嘆曰關險如此而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由此觀之居庸諸關實河北屏蔽也越河而南黃河潼關乃中原之蔽宋失汴保江關河而不問又夷

識遺

十一

錄載金有蒙患南徙都汴保關守黃河自洛陽三門
積津東至邳州桃園崔鎮東西長二千餘里設四行
院每行院管五百里以精兵二十萬守之夜則傳更
冬則敵冰潼關邊西南大小關口三十六約千餘里
亦設四行省分 兵十萬守之布置周密水洩
不通如是垂十五年北兵渡河不可越關不能乃謀

闖山東假道宋由蜀出襄鄧金坐此不支由此觀
之黃河潼關中原屏蔽也 按劉宋永嘉守與魏爭河
南魏斂戎歸北宋圍魏碼
礮滑臺洛陽虎牢劉守南岸至潼關其後魏兵水
來四鎮各失守晉杜預嘗于孟潼建河橋五代
兵爭者東槍結或或侯水而渡則不如江又迅
急及岸甚易水面或有高而地高處所以多決湫河
以古談長混限水其守必若東南以大江為固而防人

守江多在江北吳人築濡須塢脩東興堤城巢湖皆

守淮蔽江淮東地多石磧險在水 重崗複嶺

險在山胡安國嘗言江曰欲固上流必保漢沔 漢上流曰

沔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欲固下流必守淮泗

張魏公亦曰淮南之地正所以蔽大江無淮南則長

江與虜共彼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得

安乎蓋淮南魚鹽桑麻之富地他郡不可比所以守

江者宜急保淮陽誠齋曰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無

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亦敵之江也 按淮水二千里

有四汴潁蔡也其通南方入江淮老鸛河故道在淮

為南北喉襟荆襄南門戶其地左顧關陝前瞰宛洛

則社稷可憂是也但處人謂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者
識遺

錯出胡五峯謂其地利進取不利固守須以兵險近時固荆

長安東有函關南有散關西有隴關北有蕭關故號四塞之地漢祖東據

函關必外嚴滎陽京索之守若西則玉門陽關古稱

天限漢魏世氏羗徙居關輔實處其衷故漢言三輔

利害者欲保西涼州其地南隔氏羗西通西域北斷

州今名姑臧唐若吐番元載欲城隴山口原州按隴

熾煌等郡抵黃河東西一百八其坂九因上者七月乃

連秦嶺北抵黃河東西一百八其坂九因上者七月乃

乃越登隴東望秦外極目沃然隴外無蠶桑八月乃

取之麥謀山道而後濟帝復諸將攻隴宋經畧西

夏韓范議取橫山唐張仁愿守朔方河外築三受降

城由此觀之關中四隅之守又各有要地巴蜀險李

熊嘗謂北據漢中杜褒斜南守巴郡拒峽口東下漢

水可窺中原南順江流可震荆揚所以計蜀悉矣近

代宋保蜀以南制北階成岷鳳為藩籬漢中為門戶

紹興中固蜀專倚鳳州和尚原其後金欲割之帥臣

胡世將力爭不可四州內漢中雖有諸關而支經甚

多故和尚原守蜀要也南方限以五嶺甌粵無西

北之勁中國反以象犀珠貝所在道為三國曹操守

洛陽東拒吳倚淮漢西拒蜀倚秦嶺故魏明帝以為

古稅不拘什一

地有所必爭觀此則守國之險可無哉

禹貢田賦別上中下九等周禮辨上地中地下地有

年無年魏平糴法亦隨上熟中熟下熟孟子曰請野

九一國中什一使自賦則邦中郊外各不等無概取
 稅也又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
 田寔九取一班固漢食貨志謂九百畝中除二十畝
 為廬舍耕只八百八十畝符合什一之說而孟子無
 此文夏五十而貢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其寔皆
 什一也百畝取一徹是也貢五十助七十若何什一
 乎趙岐謂耕五十畝者貢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
 助公家說亦什一孔穎達謂古者人衆田少故一夫
 惟得五十畝殷一夫惟得七十畝皆不具周數然畫
 井而田古制也且歷夏殷至周周當生齒富倍二代
 豈有愈久愈耗乎賈公彥謂周禮地有一易再易不

易之分貢乃一易地二百畝而稅百畝助則上地百
 畝菜三十畝而稅其半徹則上地全稅之夫地古今
 共是天下無緣可專有貢地殷兼有物地與菜而周
 全有徹也此皆求合什一之說不通因臆說也按春
 秋魯宣公初稅畝收公田外取杜預注什取二故曰
 二吾猶不足公羊曰大桀小桀過于什一也大貉小
 貉輕于什一也周禮戴師凡任地園廩 一漆
 林之征二十而五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都
 鄙皆無過什二則古稅各隨地之宜不拘什一也

不署之字之福

宋興王全斌平蜀殺降兵三千人曹彬爭之不可但

宋興王收其文案他日藝祖詰責彬以不署字得明文潞公劉沆同官中書仁宗不豫有告禁卒謀反者潞公詰知無他令斬告者或啟公委劉相處分遂屬沆仁宗疾平沆白上曰陛下病時彥博斬告反者索卷視之沆獨無着筆遂得釋二臣當危疑間皆以不署字脫禍若曹本不與謀而沆乃同事異心又從而訐之真及乎小人之心余邑舊有帥司酒課例設監釀一員月有薄給宰每賙私人某宰來以處客客智是也受給不廢督視第酒計出入不犯一筆後客去帥司磨算酒課追逮合千人客獨以無迹免此亦不署字之福也

大計不惜小費

司馬溫公曰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猶夏旱則冬澇雖曰救正荆公一時之偏賢古今財計秉除一的論也然有國者操斂散之權後世又有摘山煮海曲盡阜生之道非止天地之生也猶曰乏財拙亦甚矣唐劉晏領漕運與造船執事錢皆過與曰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其後有司減半漕運遂廢謝君直論六國成敗曰秦兵百萬六國兵不下四百萬秦能滅六國者黃金爵級敢戰則得六國所有美人珠玉也沛公兵十萬項羽兵四十萬沛公終不能滅楚者輕侯王以賞戰士捐金帛以富

功臣項氏印方利而人心已在敵國矣高祖令陳平
間疎楚君臣予以黃金百斤縱其出入蓋足陳平
之私用然後可責其為漢用大率喜事赴公之人未
必高潔不汙之事賢如王賢猶有足則自止之論矧
平等皆楚降漢者乎晉羊祐深知王濬濬志奢侈難
仕祐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後濬卒
平吳故使智勇建功惟豁達大度者方可語此唐李
絳曰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所以曉世主
者至矣宋藝祖經制西北邊臣悉厚以官爵寬其繩
墨所部租賦一不計其如何故皆得其死力趙普當
言桑維翰愛錢難用上言苟用其長當護其短又曰

契丹精兵十萬我以上十四緡易一胡人首止費我
二百萬緡規模弘遠如此宜其光啟一代也

忍字二義

小說著太公勸忍之言曰吞鉤之魚悔不忍飢羅網
之鳥悔不忍飛人生誤計悔不忍為故唾面將襟拭
嗔來把笑迎則知辱之當忍矣被罵招功德嗔來送
福田則知忍之為福矣數語雖不果出太公而著忍
字之益甚備又唐人詩曰忍事敵災星灰心緣忍事
張公藝至以百餘忍字九世同居皆有得于懲愆室
欲之效然也然忍有二義鄱陽饒氏解論語是可忍
也章謂忍有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甘忍之忍正夫

子責季氏之意如州吁阻兵而安忍及經言殘忍忍
人大抵甘忍為之而不顧其說忍字有是非梅亭季
氏言忍有二有抑情之忍有知道之忍抑情之忍如
飢忍食砒忍楚堤漏川決閉之惟艱知道之忍則克
已而復于禮禮人而反其敬如噎而霽冰而漸容而
消之所過皆化其說忍字有淺深人能由抑情之忍
以造知道之忍又能戒其忍之為忍然後忍字之
義方備不然季氏州吁之忍亦忍也

溫公獨樂園

古人遇不可有為之時多有所託以自晦文王曰美
里忘憂于易孔子轍環不遇寄志春秋范蠡知句踐

不可共樂遊五湖而去張良知高祖難與保終託赤
松子而行蕭何慮高祖之疑買田宅自汙陳平當祿
產擅權飲酒戲婦人司馬懿見曹爽等用事假病為
飲啜不收之態劉伶阮籍羊曼謝鯤一皆用醉酒遠
禍前儒謂張良智計過人豈不知神仙為荒誕哉蕭
何繫獄韓彭沮醢良之明哲保身不待著而為先蹈
高隱出漢初人物然則陳平輩以酒避事飲非真飲
醉非真醉也司馬溫公熙豐間言不用退居于洛創
獨樂園以澆花種竹為事自比晉唐間人公豈獨樂
者哉伯父怡嘗曰古人之晦不一如豫讓漆身吞
炭使人不識是晦其形范蠡去號陶朱公元結隱稱

子子是晦其名公羊穀梁今古無更姓獨高赤託
 焉是晦其姓魯三桓陵公室樂官師摯以下適齊適
 楚適秦入河入漢入海舍魯而去是晦其居余因謂
 蕭何
 陳平劉阮輩假酒自困是晦其行張子
 房是晦其智司馬遷是晦其姦若温公自比晉唐間
 人似欲晦其為宋忠賢也

識遺卷第三

識遺卷第四

古 羅 羅 璧

識其大者	今存經注	孔子生年
瞽瞍武后	言不相副	矯古說之遇
與齒去角	寺觀藏	聖賢綱常之變
送終不諱	封建限百里	興創規模
分數明	古將不專兵	自古有死

識其大者

六經後子書皆昔人垂世之言惟孟子為經者談王
 道貴仁義也韓柳並稱昌黎獨見祀孔庭者闢佛老
 扶正道也離騷怨而寔忠所以騷名經杜詩一飯不

忘君所以詩稱史蘇老泉著衡書權論楊龜山曰書
名已不正豈有山林逸民乃汲汲于用兵王荆公編
百家詩置李太白于後曰十首九說婦人與酒子美
退之各有示兒詩子美曰曾顏游夏則尊之聖賢退
之曰玉帶金魚則誘之利祿宋文章多粹伊洛發明
孔孟推究性理便覺歐蘇氣歛不長也詩國風後代
騷人極力摸倣不到鄭衛之詩淫奔語也被之絃歌
聖人必觀此則所謂大者可識矣雖然此以文論也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者女叔齊以為
非所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在
大夫公室四分民食于他魯侯焉知禮翟璜與魏成

論功李克曰璜所進五人君皆臣之魏成東得卜子
夏田子方段干木君皆師之吳起與田文論功將三
軍賓秦趙實府庫不如起至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
姓不親則起咋舌不敢談陳平為宰相不問錢穀訟
獄丙吉為宰相不問橫道死人但以鎮國家理陰陽
親諸侯附百姓為事汲黯為九卿拾遺補過范文正
公所至為政敦禮教厚風俗皆識其大者也故昔人
論治必首三代論人必希聖賢論文必本六經非過
于矯亢也

今存經注

古之學者專門名家箋注經文者不一其徒各守其

師之說所以某氏易某氏書某氏詩傳授異派自唐
太宗詔諸儒撰定五經疏義于易取王弼于書取孔
安國于詩取鄭康成于春秋取杜預由是他說盡廢
今板行經注四家之說獨存始太宗也

孔子生年

左傳記孔子年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襄二
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為生十二月二十二庚
子與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生子庚戌年二月二
十三庚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三十二年周
靈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
生己酉非庚戌也故劉氏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終

與他書生庚戌終壬戌不同三人之說異從公穀也
信五行書固不若信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
杜預長歷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十一月無庚子左傳
書孔子戌歷夏四月己丑卒杜注歲四月無己丑有乙丑故孔氏家譜祖庭黃廣記
俱云魯襄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
公穀五行書俱差不知又有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
襄十月實寅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又
不然

瞽瞍武后

古今事關綱常處最要知體桃應問孟子舜為天子
瞽瞍殺人則如之何蓋即其難處者覘之孟子曰執

之而已前輩孟子此答以為天子父尊之至也豈有身為天子不能屈法伸父之理史記著石奢相楚奢父殺人奢曰以父立政非孝也遂自刎死五代周世宗父柴守禮殺人世宗不問朱文公綱目特書之能以權所重也歐陽公謂世宗宣受屈法之過以申父子之道且刑一人未必能止殺殘其父則滅天性是固有當權輕重者非可以殺人論也張南軒泣官曰有以嫌疑訐父者南軒以事關綱常置狀不省近時某官宦江西有子訐父私牛者官論父罪合杖徐詢子曰汝居家孝否子曰孝又問子孝曾為父母代勞否子對曰嘗代勞遂移父杖杖之處置真得體陳

曰直躬之直直也君子以為可以無直不可以無父仲子之廉廉也君子以為可以無廉不可以無母其論美矣又嘗以武后篡唐昔賢所以處之之說焉武后易唐為周得罪唐室中宗武后子又當有唐祚尊其子而除其母寔于名義未安然五王召禍正為賊后未除胡致堂謂武后易唐為周不得為高祖太宗之婦大臣當告之宗廟廢之中宗不得以母氏也議論甚正處置亦有理且謂桀紂失道湯武不得以臣弑君管蔡間王室周公不得以弟弑兄文公綱目俱不之錄今于衛輒拒蒯瞶事識公去取之意公謂蒯瞶得罪先君而出奔輒只當見父子之為親不可

一日立乎其位如衛大夫以蒯瞶為先君罪人請命天子討之可矣然輒聽大夫所為又似假手他人以脅父子輒處心終未安故只逃去為得策綱目不錄想此也然此可以全中宗母子之大難以洗唐室篡移之禍故南軒謂當并易中宗蓋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可私中宗母子又嘗究胡文定傳春秋文姜與弑魯伯其子莊公嗣位文定曰徇私情則害天理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固論之難斷者也然文姜逐于魯孔子書之曰夫人孫于齊傳謂去其姜因絕不為親也文姜逐齊即歸哀姜逐齊不及孔子例書曰孫不緣 公示輕重深絕之也然則

恩輕而義重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子殺之有司欲當論逆孔季彥援文姜絕不為親之說但以非司寇擅殺論武后遷中宗于房陵豈有母子之恩乎漢光武中興以呂后殺劉氏三王皆高帝約束王諸呂幾危社稷謂不宜配享高廟即位後遷呂后別祭園寢追尊薄太后為高皇后廟配祀然則致堂告廟棄廢之論亦有本

言不相副

李長吉詩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荆公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壓城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昌黎送孟東野序首句物不得其平則鳴

乃一篇大意然其敘言咎禹假言以鳴夔假韶鳴伊尹鳴商周公鳴周此豈所謂不得其平者乎東坡序一文集前面言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于孔周著仁義禮樂之實以合于大道又云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敢諫為忠議論關涉什麼大到末後却只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相如故皆啟昔賢之譏然則措辭立論其可苟乎

矯古說之過

世人談王者鄙霸崇義者薄利飾治者厭兵乘正者賤術循寔者陋名尚行者輕文此正說也余以古說

參之亦有後世矯之之過霸于古為伯公羊著周召二公分陝東西而治號二伯釋者謂九州除王畿千里外二伯各治四州半故傳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各四州半而言九伯舉全數也詩清廟之私周公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則周以二伯領諸侯寔霸之始特未有霸之號左傳五伯之霸也柱注霸把持也把持天子之政孔穎達曰五霸字或作五伯顏師古伯獨為霸司馬溫公曰二伯職廢乃轉為霸故周禮九命作伯禮記五官之長曰伯三國吳求封為九州伯晉桓玄後其父溫曰父為九州伯皆長諸侯之號司馬溫公曰方伯連帥能率其屬尊天子謂之霸又曰王霸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荀子論霸政曰辟田野

實倉廩便備用閱材技存亡繼絕衛弱禁暴又曰不欺其民不欺其輿又曰重法愛民皆非不善之目也雖以粹駁辨王霸然李盱江曰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三代王而粹唐漢王而駁則王亦有駁霸亦有粹也蓋王道所以安天下霸道所以尊京師本無粹駁之分也祭義曰至弟近乎霸使臣子扶特王室能如弟之順凡何不可之有自孟子羞稱五霸說者遂視霸為強梁之義不知仲尼不道孟子羞稱者以桓文假公濟私非真有扶持周室之心羞其人之不誠也豈謂霸為不足尚哉又孟子多有激而論戰國諸侯慕尚桓文又迷于功利慕桓文而不至故曰今之

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孟子方以王道進諸侯因例卑桓文今承其言果謂霸為非不可也南軒但以公私有所為伯者利之一字大易經四聖之書利貞利有攸往等語每卦必言何嘗不擇利而行者財利雖曰害義孔子贊易何以守位曰仁便次以何以聚人曰財十三卦之制作首以畋漁之離耒耜之益交易之噬嗑且舟車致遠以通之擊柝弧矢以衛之所以為財計者甚密然後宮室棺槨養生送死可無憾也孟子道之始因牆下之桑雞豚狗彘之畜數語人主享有天下之膳服祭祀賓客朝覲聘饗水旱兵凶尤非可以空談理也故禹平水土必先貢賦周禮衡虞亦且

設官世儒不察何必曰利一語激于齊梁惜不知義
遂謂財利孟子不尚則士當知諱不幸國用告急則
倉卒槌斂之不恤是皆識偏論固之所致也不知君
子惟當見得思義謂當諱不尚非也兵者所以威不
軌備不虞義黃唐虞可謂淳矣而神農伐補遂黃帝
伐涿鹿征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皆不得已而有
者也矧叔末血氣之私愈熾利欲之爭不息飭仁義
者動以去兵為美談不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秦銷
鋒鏑卒肇鋒鏑鏑晉去武備卒關武備宋襄仁義梁武
諱戰皆不滿識者一笑可以卒伍之法車乘之賦蒐
閱之時擊刺之教侵伐之書輕之國家常政干戚衛

又德俎豆寓軍旅雖聖人不廢或者顧謂孔子不學
不知有激而云也故古人戢兵不曰去兵偃武不敢
忘武今筋治者欲諱兵不事亦非也術之一字只道
理之巧者爾天下之事有不可直遂須委曲斡旋成
之亦是道理合如此不成樸直付之無可奈何便已
齊王愛牛孟子進以仁術巧是乘其善心之發誘之
充拓不成謂其不足進此安其愛牛而止今之治衆
有方曰政術教人有方曰道術思慮之巧曰心術術
非不善之目也特隨所施之邪正有美惡爾名由實
正猶形影相隨故名教名檢名節皆屬世之具君子
修之則善名生小人悖之則惡名著三代之王必先

令聞蚤有譽于天下中庸取之 盧毓曰常士畏敬
慕善然後有名宋范堯夫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
為善之路矣士處窮約若無美名人何從知孔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特在上之人因名索實爾今謂之鄙
亦非也若夫文之為文古不專以辭采言凡文之義
只有條理不相紊亂之謂俗學之說興談文者指為
末技不思堯舜禹大聖書贊之曰文思文明文命孔
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子以
四教曰文行忠信值匡人之圍曰天之將喪斯文天
之未喪斯文此豈摛華揆藻之末哉先儒謂文乃古
先聖王經世之道有以制度禮樂言者有以道德言

者有以辭藻言者辭藻則人世浮華之辭道德則六
經粹精粹萬世之辭制度禮樂則聖人制作維持斯
世之法程也蓋上古洪荒樸野斯人禽獸之不如也
聖人出而汙尊杯飲易為俎豆揖讓土階茅茨易為
上棟下宇蕡桴土鼓易為八音六律獸皮鳥裳易為
袞冕黻芻事有條制上不可陵卑不可僭凡其粲然
可觀者皆文也故語曰文之以禮樂特上古生齒未
富俗淳事簡羲黃可以遊乎無為之天而文為可略
堯舜以來俗日熙事日繁儻不事為之制尚仍樸野
之舊制則世浸以紊故夫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稱
周制作大備曰郁郁乎文哉皆美制度禮樂之文也

子由古史曰文之為言猶曰物各得其理爾昔者生
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讓夫婦之倫
理不立後聖審其淆亂從而屬父子辨君臣聯兄弟
正夫婦削去鄙野之習遂文于前世此世道所以稱
治也考工記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亦曰繪畫之事後素功周衰王政不綱
幽厲以亂故詩人刺之曰動無禮文天下蕩蕩無紀
綱文章文章盛衰係世治亂如此向使冠昏饗射之
制存則乖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則崛強
之國不聞矣宮室車旂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
號令賞罰之既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文之秩然者
常存則世之泰然者常在先王所以有貴于文也後

世動以末技視文豈識文之所為文哉

與齒去角

顏古師漢書注董仲舒策語云牛無上齒則有角其
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參之其信然按韻書角字注人
下用音權頭骨上出也觸也競也兩點下用音鹿此
四皓名中角里先生正同音宋崔嵬佺嘗辨正二字
未釋其義余按詩行露誰謂雀無角陸氏注雀有味
無角且援東漢注云用謂甯故晦菴詩傳作鹿音番
易董敬庵雲章雙峯謂同鹿鳥味骨也鳥有味者
無齒獸有齒者無味此天有所分予也蓋從曾氏說
也

寺觀藏

漢改秦典客官為大鴻臚掌諸侯歸義蠻夷古行人之官也因設鴻臚寺待四方賓客永平中佛入中國首名其居曰白馬寺以白馬負經來故號蓋並緣鴻臚待四方賓客之故此中國有寺之始詳其故寺非佛得專漢世官有九寺之目劉昭注曰寺官舍也風俗通寺司也又曰寺嗣也理事之吏嗣續之中則非獨為佛也觀之義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蓋魯有兩觀門旁高處也爾雅釋觀為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懸法象使民觀之闕居魏魏高處因名象魏謂之闕者觀法象則可闕去疑事春秋晉楚邲之戰潘

黨請收晉尸築為京觀封觀示後人也胡澹庵言觀有四一曰朵樓魯兩觀是也一曰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曰遊觀處謝玄暉賦屬玉觀是也一曰高可望黃帝內傳置曰始真容于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疑本內傳詳此觀非老可專凡高可縱觀皆觀也至于藏只貯藏之義狐兔兕居州呂藏老聃為周守藏吏名柱下史藏乃度書所漢東觀藏書號柱下史藏室書所在也釋道法其制度經遂為二氏之私今復以事祈禳豈以經典所積福可集乎若鐸鉞胡致堂謂本西夷樂夷俗吉凶並奏今華俗專以送凶不察夷亦以從吉也

聖賢綱常之變

娶妻必告父母而舜不得告禮記言舜三妃注謂天
四妃法天也舜三妃一娥皇一女英一女娥比獨缺正
妃為未命于父母也但舜娶堯三女世本謂堯黃帝
立孫舜黃帝八代孫堯女與舜曾祖為類孫祖匹配
豈不亂倫余按堯舉舜曰明明揚側陋日有鰥在
曰虞舜側微孟子曰舜發于畝畝之中莊子曰堯舉
舜童上之地則舜起于寒微况別生分類舜典且云
故世本多繆史記從而論世之誤也有天下當傳子而
族盡始黃帝皆循習世本之堯曰堯九子莊子曰堯不
堯舜舍朱均孟子淮南子祖堯曰堯長子考監明之後
舜世紀舜子朝鮮記云子堯舜子衆如此何朱均一
不還舍之初意傳賢二聖之公心初不計也子之君
也君臣定分而湯武取桀紂兄弟同氣而周公誅管
叔夫婦人道之始而仲尼子思孟子皆出妻孔氏
出妻見禮記家記孟子父子情之至親而孟子不責
出妻見荀子解蔽篇子

善言易子教之後世昏庸之君不足論賢明如漢文
帝唐太宗宋太宗理宗不足于兄弟漢武帝宋文帝
宋孝宗不足于父子漢光武宋仁宗不足于夫婦

送終不諱

世俗殮葬羽毛鱗介諱近之嫌人物溷也按古不然
禮記喪禮最備檀弓曰天子之棺重水兕革棺被之
埋厚三寸鄭玄注以水牛兕牛革為棺一重孔氏疏
云以次而差公棺去牛用兕侯伯以下水兕皆式二
皮能濕故在裏近尸喪大記大夫裹棺用鑽說
者謂以繒貤棺裏以牛骨或象骨鑽釘之又曰君大
夫士蓋棺添外各施衽束者謂束以牛皮孔子之

識

七

殮佩象環公蓋者天子諸侯死含以珠末口以其周禮喪事以互物蚤物以閔壙鄭玄注以蚌蛤屬為灰置槨下禦濕左傳邾文公死苗蚤炭禮熬用魚腊或心蚘蟪皆不嫌人物溷也

封建限百里

封建古以褒有功崇有德 大牙相制朝覲而上下之分明聘問而與國之情通且人主無私土地之心周衰壞于兼并遂至君弱臣強侵陵不已秦變以郡縣李斯輩因謂同姓屬疎攻擊如仇不如守令時其賢否而進退之其後漢裂七國晉封八王皆肇兵事或者遂謂古法不可用于今不知漢晉之弊與地踰

制也按黃帝盡

分州古言得百里之國萬區

史言

肇黃帝而神農

遂攻夙沙伏羲時

禮記王制子

思孟子史記漢地理志皆只言公侯方百里論語千

乘之國釋者計以井賦方百里國左傳鄭子產對晉

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白公子張

言齊桓晉文之始入四封之內不備一同句踐之地

東西南北纔廣百里商周肇封皆在唐虞傳至湯文

亦已久矣而湯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未之或改後漢

丁恭曰古封建限百里取法于雷雷震驚百里故屯

卦震下坎上曰利建侯百里下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故唐虞稱萬國益稷州十有二帥鄭玄注一帥領

百國州十有二帥則每州千二百國除王畿外八州
 總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國各五十里謂之
 采地采有采取賦稅自侯不得有其土地人民及不
 采地得世封但書大傳言采地之異百里國以三十
 里為采其十里國以二十里五十里國以十五里其
 後子孫雖有陟黜而采地不與使子孫賢者世守之
 以祀其始受封之人豈故蓋萬國並建侯名則勢
 日與拆以采地各制乎按神農封制
 分勢分則易制乃古防閑維持之深意欲強本弱枝
 海山至有十國唐虞慮強獨二禮言侯制異諸書周
 國迫近凡設國遠大近小
 禮曰公地方五百里侯地方四百里伯地方三百里
 子地方二百里男地方一百里禮記明堂位曰魯封
 七百里然孟子言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儉于百里
 故魯七百里之說或者疑為戰國諸侯分謗之書漢

儒妄采之周禮之制釋者亦謂周公設此以待有功
 封建制行三年一行修封之法視諸侯功罪益削之
 如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錫山川土田于周受命皆
 是益封又或謂周禮各國有大其數者實包附庸在
 其中王制曰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二
 百二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故附庸小國皆總屬大國
 其大比一國之大夫也然則弊漢晉非封建也公謂
 國初封只言百里後來漸大皆是并吞若百里國增
 至五百須并四國方做得一國宗廟社稷豈不勞動
 况小國例古功臣之後移小國乎余紫文王曰方百里
 限又何緣有餘地別為小國乎堯崇遂涉渭改都
 起其後堯須密遂國于岐渭之間堯崇遂涉渭改都
 豐三分有難何往非并文王旦然春秋以來可知矣
 故二禮說為是古制既亡後之所以統天下者勢而
 信朱說為是古制既亡後之所以統天下者勢而
 識遺

已而勢之強弱古今一惟其人苟上有人辟封建而治郡縣亦治上失其道封建者亡郡縣亦亡故言封建者息焉

興創規模

事無大小皆須先定規模規模立則意向堅意向堅則事功成若泛國浪謀斷無有成之理矧爭帝王之資者乎漢高爭天下先據關中為根本任三傑司謀戰更無遷就唐興晉陽亦先掩取關中征戰乃出太宗規模都不出據形勝揀人才之外宜其光啟二代也劉玄德未得孔明流離轉徙一無所就及孔明說以跨有荆益遂成鼎峙宋藝祖知五代之弊在君弱

臣強用趙普謀首削藩鎮施為建置一洗姑息之習卒安天下晉宋偏安江左皆正統後父兄為虜廟社為墟有不共戴天之讎當事尅復無可疑者而晉祖清談規模不知立宋狗和議規模不能立紹興中張燾進言曰今日事天體重莫如六飛慎勤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吳會朝夕所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間凡命十四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人宜其和戰紛紛迄無成功故燾直指以為規模不定人以人臣事業求之仲尼子產初相鄭魯皆召國人之謗及其終也易謗以頌韓信孔明終身事業皆決于初見高祖先主時數語王猛見桓温不渡灞水雖

署以官而不就亦其出處施為皆有素定規模也

分數明

古今以多兵敗者紂億萬臣敗于武王三千趙括四十萬敗長平漢高合兵五十六萬敗彭城三十萬困白登王恢三十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百萬敗昆陽黃巾百萬敗壽昌曹操六十萬敗赤壁符堅八十萬敗合肥隋九十萬敗遼東唐九節度六十萬敗鄴城其以多兵勝者獨秦王剪六十萬勝楚項籍四十萬勝秦此外多多益善惟韓信伊川謂信是分數明按信勝趙勝魏兵皆是分用近代陳學士規著守城錄論靖康援太原之非蓋分數不明也規謂初朝廷遣兵援太原

兵二十二萬皆敗績所以敗者兵二十二萬直前而行先鋒過敵者能凡先鋒一不勝而却後皆聞風而却兵二十二萬敗正坐此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糧兵扼援兵今且以五萬為率分為五十將留十將護主帥兼聽策應內分二兩將扼敵援兵以二十將分地入敵境擣其虛隙以二十將前設伏于偏僻處伺候敵兵出鈔多則避少則擒之其賊自困大概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失利亦不至一齊敗衄此分數明之說也當時張魏公帥川陝合六路兵四十萬與虜戰富平始于環慶一路兵潰諸君皆潰然則分數不明于一齊敗衄之患生矣魏段起

曰衆者在得衆人之死人衆而俱肯致死于是徒衆矣

古將不專兵

上古寓兵于農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侯國之兵各將以命卿大事則會諸侯卿視國大小為負多少故兵不聚而將不專內難亦少春秋晉作三軍某將上軍某將中軍某將下軍于是將始專兵上之人稍失控御未有不舉之患生矣後世惟西漢初制近古兵皆取之郡國賦以丁而不以田每郡設守一人主政尉一人主兵兵隨土宜取之巴蜀三河潁川諸處出材官以才隴西天水安諸處出騎士射取西北輕車東南樓舡臨

淄弩手荆楚劍客每歲八月郡國會試又隨土宜課之平地習車騎山阻習材官水澤習操舡有事徵諸屯所不適用則守尉敗兵屬天子而將無專權故漢將少跋扈至命將皆出臨時通典謂漢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如伏波樓船下瀨等將軍名號咸因事立稱事畢則省雖衛霍高勳退奉朝請之不暇今考文帝三年遣灌嬰擊匈奴將丞相也武帝光二年遣韓安國屯馬邑將御史大夫也文帝遣張武屯渭北遣宗正劉禮軍灞上將九卿也高后遣隆慮侯灶擊長沙文帝遣河內太守周亞夫軍細柳將列侯郡守也將不專兵所以亟拜亟罷可誅可放無一人負

固答權要上者此制之善也又漢將多遷宿衛蓋其
出入殿廬人主識其材武有素如夏侯嬰以奉車將
李廣以騎郎將趙充國韓延壽以羽林郎將衛青霍
去病以侍中將所以漢將多良者審而後用也又設
六郡良家以為取將之方山西置羽林門以為蓄將
之地如京師南北二軍宮城內為南軍京城外為北軍高祖初制亦
番調郡國士為之而不遠戍至武帝始召募而更番
之法廢昭宣始遠戍而屯衛之制疎

自古有死

世俗惑佛老者期不死復生然孔子曰自古皆有死
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節度釋氏經云天

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况天裂星隕郡陷谷遷沙漠
遺滄海之縱崑穴著螺蚌之窟乾坤且有毀時人欲
久不死理乎後世方士言黃帝老聃例不死余考易
大傳言神農黃帝堯舜氏沒而黃帝葬橋山莊子述
老聃死秦人吊之而鄠縣柳谷有老子墓故近時劉
潛夫詩云無藥可延黃帝壽有人曾哭老聃來則黃
帝鼎湖攀龍之事老子青鹿上升之說何往非幻又
釋迦云我今皆痛將入涅槃經云佛于桑樹下右脇
側卧而化老子化胡經云周匡王五年佛七十九歲
死于拘尸那城雙林水下葬于回塵山他如彭祖七
百佺偓千歲例以歲紀亦同歸于盡而已况其事不

經見皆寓言稗說之錄乎禮外傳曰壽者百二十過
此不死為失期為祓怪然則秦皇漢武殆未知失期
之怪也唐牛僧孺曰人以得其死為壽兵為刀死刑
為獄死不耕織為餒死寒死老無依病無託為孤死
舍是皆可言壽老子亦曰死而不亡者壽則必有可
傳雖死猶生也

識遺卷第四



識遺卷第五

古 羅 羅 璧

秦後六經 易象物 四經合一之始

禹事舜 縣邑 泮水辟廱

漢儒言禮 士異 息二訓

西北豪傑所產 處置兩得

隨時救時 地理 衡 蒐蒐

秦後六經

經焚於秦易以下筮獨存孔子言詩三百十一篇詩

亦全書 漢藝文志謂也 以諷誦 人蓋歌詩以

浮邱伯受詩於魯申公申公高祖初人則詩傳漢興

識遺



矣張蒼爲高祖定章程而蒼修春秋左氏傳則書亦出漢初二書今次序連貫亦全書也尚書初出伏勝口授繼出孔氏壞壁頗多殘缺禮則傳自高堂隆今之儀禮也逮河間獻王好古購求先秦古書得古經五十六篇並科斗文字梁沈約因謂漢初典章簡畧諸儒捃拾遺文片簡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不韋春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取子思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學記出毛生王制出漢文博士今祖二戴文宣帝時人若周禮漢文帝樂人竇公首獻周官大司樂章他如汲冢云武帝時出自山嵒屋壁成帝時劉歆校書天祿閣始列上

其書漢興六經來歷如此攷秦焚書之歲至高祖之興僅十六年書雖萌芽而挾書之律未除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然後斯文始暢但遭秦火後儒於經各有餘論繫詞著子曰字歐陽公謂非夫子親書必後世講師所增

乾卦亦著子曰

漢藝文志謂尚書有張霸之

偽

唐李漢亦曰書禮別其偽

唐以來言左傳非邱明者數人朱文

公析詩序各置謂序語多與詩背

按後漢衛宏傳言作毛詩序則但大

序出

毛萇禮記則古今議其雜周禮劉歆列上之時包周

孟子張林碩何休已不信爲周公書近代司馬溫公胡致堂胡五峯蘇頲濱晁說之洪容齋直謂作於劉歆蓋歆佐王莽書與莽苛碎之政相表裏且漢儒林

傳叙諸經各有傳授禮獨無之或者其詳密謂聖人
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遺不知孔子於禮多從
周使周公禮書如此精詳當不切切於杞宋求夏商
遺禮與夫逆為繼周損益之詞義自衛反魯刪詩定
書繫易作春秋獨不能措一詞於周禮即孟子生戰
國周室猶存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之制孟子已有
其詳不可得聞之答一聖一賢禮樂所宗周室無恙
已莫可攷而謂秦焚後周公禮書燦然完備如此吾
不信也兼其中言建國之制與書洛誥召誥異言封
國之制與書武成及孟子異言設官之制與書周官
六典異同茲制作大抵出自周公豈有言之與行自

相矛盾乎又左傳論孟皆晚周書三經於易詩書多

見之援引胡俱無一語援周禮耶朱文公亦曰左氏

不及府史胥徒周禮沒緊要事亦甚多而畧又參二

不見之他書果出自周公當是草定未行書禮語意相類處不一其出漢儒無疑但文字自成一

家可以配經而中用字亦奇歎子荼嘗從楊子雲學

奇字也

易象物

易變易也多象物明理書名易舊說象日月取陰陽

變易為義日月更晦迭明蓋變易之大者陸司農推

之物理謂象之義出於象象之義出於象疑象名第

小角知幾羣出交廣土人謂之猪神易之義出於易

象身其十二少肉亦能知吉凶陰陽

識遺

東方朔曰非守宮即蜥易是也秦晉西夏名守宮又名蜥刺易南楚名蛇醫東齊海岱名北燕名祝埏蛇形四足色變不一字象形曰守宮者博物志云以朱飼之色變赤擣以志女人終身赤不滅偶則落故曰守宮名此蓋以陰陰構合則易文非止象日月也若乾龍亦象物之變

四經合一之始

周易以象象文言分配卦文之下始費直孔穎達云始王弼尚書以序各冠篇首始孔安國毛詩以序各冠章首始毛萇春秋與左傳合為一始杜預

禹事舜

堯使鯀治水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後復以命禹禹胼手胝足之不憚將以蓋父之愆也及鯀殛死禹為鯀子以情義處之縱無說以全其父疑亦不愆於其親者雖鯀以罪殛禹無可辭但人子之心欲處之而安當以去之為得或曰舜不以鯀故廢禹公也禹若為鯀故棄舜私也聖人天地之為量不可以私心窺也愚謂公私之辨可有父子之倫不可昧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女安則為之聖人處事但欲求之心而安桃應問孟子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答以棄天下猶敝屣蓋謂舜當此時可以無天下不可以無父義有重於得也噫禹吾無間然矣父子大倫也聖人

當有說以處

縣邑

縣邑二字古不通稱不同制周禮曰四井為邑四甸為縣鄭元注縣方二千里縣自王城三百里外至四百里曰縣周書作維篇曰千里百縣謂縣方千里禮記左傳注邑皆四井但傳言邑多不同如叔段請制曰巖邑也凡以地著皆稱邑鄭人以隨絞州蓼伐楚鬪廉曰日虞四邑之至也與夫敝邑之類國例稱邑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則初無四井限也若溫欒豹之邑范文子欲之曰溫吾縣也昭五年傳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史記言晉六卿欲弱

公室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則縣邑在春秋已混戰國秦封衛鞅商於十六邑按商於為宏農縣名則鞅封邑特宏農縣十六四井地爾周亾赧王獻邑三十六於秦武公嘗謂楚令尹子昭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竊疑亦四井之邑班固漢史剖析尤明漢書高帝曰沛豐邑中陽里人應劭注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師古注沛者秦泗水屬縣豐者沛之聚邑又沛公入關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故知邑繫於縣六年令天下縣邑城師古注縣之與邑皆令築城十二年上擊黔布還過沛及去父老空縣皆之邑奉獻縣邑在漢初寔

為二意其時井邑之制猶有存者按商鞅變秦并諸小鄉都邑為縣縣一令而古制盡亡詩書言夏邑商邑豐邑易曰改邑黃帝邑涿鹿舜所居成邑論語十室之邑千室之邑師古訓聚邑是已指人眾聚居處言之韻釋郡者郡聚也縣者懸也懸於郡謂之縣縣繫於郡秦制明矣左傳哀二年趙簡子誓眾曰克敵者上大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則古縣大於郡而郡名亦不始秦又參上古先王惟以州統國尚書益稷州十有二師鄭康成注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班固述井地法曰五國為屬十國為連二十國為卒二百一十國為州禮記王制亦曰州建百里之國周禮以星土辨九州之地封域皆有

分星鄭康成注九州是大界其中封國各有限域是公侯伯子男之國散布九州之間而州大國小也故黃帝畫埜分州言得百里之國萬區易稱先王建萬國書言協和萬國以見古但九州十二州而國則無限也周衰列國轉相吞滅國之大者遂連城數十戰國通天下為七國於是國之名大於州秦懲封建析國為郡古三十六漢晉以來迭變而小之復有郡國之號州之名遂布天下所謂國者并所統州也郡名之

泮水辟廱

泮水一詩八章五章為伐淮夷發首二章述魯侯泣

泮之儀僅第二章內匪怒伊教一語似學校中事泮水果爲學校作則當鋪張鬻宇之制頌說教養之美推明仁義道德之原與人才興盛之效今皆不然而釋者例以學校明之其說寔肇於漢儒王制王制曰天子辟廡諸侯泮宮蓋謂環水爲天子之學則泮水爲諸侯之學又以詩言獻囚獻馘獻功遂於天子出征之下繫以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等語其實漢儒本釋泮水辟廡本匪怒伊教一語後儒援以釋詩自唐陸德明始不知漢儒泥於一語通牽諸章之旨也孟子言古之學惟曰校庠序而詩本旨及小序俱不以泮名學鄭康成禮記注曰類者班也所

以頒政教竊謂釋爲班政之所則小大從公飲酒落成事祖事帝獻囚獻功獻俘獻琛所舉甚宏不然何必事事自學出也康成又謂先賢指辟廡宗廟亦非蓋廟爲致敬鬼神之所而學焉饗焉射焉囚俘截耳瘡痍流血黷慢甚矣此皆非叅之道理者也白虎通曰辟廡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蔡邕明堂論曰辟雍外圓內方擬王者動作法天地水環四周譬德廣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不當廣乎其

實辟廡雖明而於泮水則礙皆禮記之說拘之也故致堂嘗疑泮爲廟詩八章戎事居三非學明廟則飲酒誓師俘囚琛馘施教皆質之祖宗理或宜然但不

能無鄭注黷慢之弊且謂辟雍亦非學辟君也雍和也詩靈臺言辟雍而其中述鳥獸昆蟲各得其所

鼓鐘鏞莫不均調皆非學校中事余考虞書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商學曰瞽宗古

之學者春誦夏弦凡經著學事多與樂相關漢初未設學士與計偕者令隸業太常文王有聲言鎬京辟

故知古樂學為一致堂似未詳文王有聲言鎬京辟

靡詩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伐功詩中述文王築城作

豐事上於學無與又上章曰皇王維辟辟為君無疑

釋者例以辟雍為學皆誤於漢儒王制也按先儒釋

水謂壁體外圓內方水繞如壁然故辟以壁得義因振驚于飛于彼西雖指靡為水澤不知君名辟義又

何如鄉先達魯寶潭士能嘗言泮水非頌僖公詩其中

多言伐淮夷稽之書伯禽嘗征淮夷徐戎小序曰頌

僖公亦誤矣又參閱宮詩其曰魯侯者指伯禽曰魯

公者指僖公泮水曰魯侯只當為頌伯禽詩

漢儒言禮

漢儒言禮多不近人情喪哭一主於哀而已禮記曰

齊衰之哭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不偯小功總麻哀

容可也釋者謂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聲餘從容

也夫哭而為折聲餘聲是意不在哀因哭為態也如

曰始死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啼皆區分無義賞罰

當功罪而已表記曰夏道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

後賞周之賞罰用爵列夫刑罰不較功罪而辨先後

其說已繆至但論爵列尤不通之甚又曰事君大言

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尤非所以爲教若養老詩述成王養老乞言之禮曰肆筵授几酒醴維醕又不然厚其祿賜如孟子欲有謀焉則就之足矣今記曰躬親侍膳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著冕持干而立此直委巷之談宜乎後世行之惟艱也

士異

禮記王制言秀士選士造士進士皆秀民之目周禮言上士中士下士天子元士則皆爵名鄭康成注上士三命受位中士再命受服下士一命受官大行人注曰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小宗

伯之職賜卿大夫士爵則儉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王制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故周禮士列府史上蓋府史只庶人在官者而士則受命也士受命則有祿代耕諸侯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中庸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士爵許嗣也檀弓著魯縣賁父死莊公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則士可謚也故經言士皆軼庶人一等執技者不與士齒漢爵一級曰公士皆爵命之士非特秀民也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以才堪任事說文曰數始於一終於十推一知十爲士漢食貨志曰學以居位曰士詳三

士漢志爵命之士說文秀民之士白虎通堪於任事之士後世兵曰戰士技曰術士老曰道士盡皆堪於事之目也若虞書司寇曰士師周禮六士則士訓察

息二訓

消息之息讀者多以止訓息余考訓有二經中如易言不息則久左傳繼好息民孟子王者之迹息皆訓止周禮保息六養萬民孟子日夜之所息與夫孳息生息蕃息皆訓生漢史高帝紀呂公曰臣有息女顏師古注息生也史記貨殖傳亡者取倍稱之息陶朱年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庶民農商賈歲率萬息母監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一宣帝紀刑者不可息三

代夏以十三月為正息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孔穎達曰達^陽生為息江陵國志云地有息壤息石在子城南其地隆起如牛馬之狀經夕如蓋土之息生不窮也息訓生與消字反正適

等

西北豪傑所產

古今多北并南文王道教化行於汝墳江漢詩序曰化自北而南也邵康節以地氣自北而南別天下治亂是南非特不能北且不可北也昔人言出粟東南募士西北蓋謂西北風氣豪傑所鍾然春秋吳楚抗衡上國項籍以江東弟子^弟八千橫行天下李陵以荆楚

士喋血單于庭赤壁周瑜勝曹操淝水謝元勝符堅桓溫入洛走姚襄劉裕縛姚泓俘慕容超陳慶以取河南皆未聞資之西北但南人進取之志不立纔國於南便以江淮為限界荆楚為門戶講守國之計而已如孫權赤壁晉室淝水劉裕廣固洛陽俱未嘗用破竹可乘之勢而權破操即止晉退堅便還劉裕且弃已得之長安或謂中原易取難守不知祖逖終身有雍邱宗澤與汴為終始岳飛恢復不已金主役檜歿之張德遠沒身主戰名動殊方觀此則敵之勅者不專北也劉表坐據江漢無四方之志曹操得以窺之漢高即封南鄭前史謂南鄭險如天漢而高帝曰

吾意亦欲東爾焉能鬱鬱久居此乎卒滅項羽蜀荆邯曰漢祖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者以前歿而成功踰於却就而滅也賈復亦曰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故圖堯舜而不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而不至者桓文是也前世豪傑如此惟周公瑾諸葛孔明張德遠而公瑾天不假以年孔明用蜀或謂不當棄荊州蜀險可以自固荊州則有收可以窺中原張德遠則壓於王勢不振也抑余攷李陵隴西人祖逖陽人項籍劉裕劉牢之俱彭城人周公瑾舒人張德遠成都人岳飛鄴人獨宗澤婺女人凡有志事功多產西北大槩兵無彼此將有勇怯

同一趙兵趙奢將之則勝趙括將之則敗同一燕兵樂毅用之則破齊騎劫用之則爲齊所破所以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不畏兵多而畏將武

處置兩得

處事有順理而行成敗聽之於天者有苟一時之安成敗徐爲之圖者有不擇利害不量彼此成敗付之幸不幸者余謂付之幸不幸無所處置者也苟一時之安強於處置者也順理而聽其成敗膠於處置者也若姦雄睥睨之秋反側危疑之際膠則失於知變強則不免遺禍幸則存亡立判欲我不失禮彼得無詞最難兩得嘗讀史數事今請裁以已見然後知古

人不可及唐德宗即位銳意除藩鎮憚其威淄青節度李正己願獻錢三十萬蓋嘗朝廷也德宗欲受恐見欺不受又逆其來意時崔祐甫爲相請遣使就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獻錢頒之使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利正己大懼宋真宗時西夏納款因言國飢乞糧百萬蓋借恤災覘宋也時王旦爲相請具粟京師詔彼自遣人來取夏去汴懸隔自取得不補失矣西夏得詔稱朝廷有人後元昊復叛將納款先令貴臣野利以書通朝廷朝廷復書議所以稱或請名以太尉龐莊敏爭之曰太尉國之三公待陪臣以此待元昊將何如今野利書來自稱今

此其國之官稱也依此稱之足矣

宋初與契丹講和或言稱北朝王

公公乞只稱契丹

紹興中韓世忠守淮以所部兵少乞摘張

俊部趙密一將為助俊疑世忠吞已拒命不分時趙

鼎為相撥御前楊沂中一將助世忠而抽趙密入衛

俊遂無詞又時陳規守德安盜李橫圍城不解久乃

假乞糧規規規予之繼又指名索籍妓妓雖未節而

大體辱矣規命斬妓首付之橫大沮此於古人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意雖不相似然執小

義妨大權王通以為皇之不極則捐一人活千萬人

亦權變之機殺一賤妓而名流於敵豈無可疑近時

孟無菴

珙

帥荆房將某叛事頗彰著會卒白某者請

帥府發其姦無菴集佐屬議或請發兵或請招安無

菴聞發兵一笑問若何招安又卒無善策明日無庵

自批斷云白某敢誣守將實犯階級斬首送本軍號

令然房州激此必錢糧不敷幫給不時令於制司支

錢米若干下本軍溥犒一次卒首至房叛將大安溥

犒既行士皆雷動越數月蜀有警調房將去援因移

其兵權置法焉廟祀卒於房追錄以官賞其妻子不

煩干戈坐消一城之變時應山李

庭芝

參其幕言無

菴不惜一人之命以全千萬人之命真是帥才余聞

之應山客劉清臣

隨時救時

宋紹聖間陳了翁有隨時救時之說當時童蔡用事偏主王安石一切是熙豐鄙元祐而宗元祐者多正人了翁與選舉前名盡取是熙豐者而是元祐者卒率錄於後由是正類得獲選亦不忤當國者之意了翁因曰隨時所以救時也因思魯人獵較而孔子亦獵較東漢諸君子疾宦官如仇而陳寔獨弔張讓王敦叛晉而溫嶠繆綜其府事諸武易唐為周而狄仁傑肯為之臣大抵了翁意也方新法之行康節門人欲投劾而去康節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明道知安石作不順人心事而肯為其條例司此豈計從容後福哉故論當時黨禍皆衆君子激成大賢之見直

不同莊子曰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達之入於無疵又曰就之不欲入和不欲出二語尤有理王臨川云召公之不悅之諾仕不害為陽貨之異亦此意

地理

山川之氣鍾於人經中惟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二句云然近代朱文公於事莫不裁之以正析之以理獨於葬地不斥不泥採其說則謂道路所經耳目所接人有欲住不可住處及聚落有宅舍便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父祖豈可都不揀擇以為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為之乎公益即顯明幽也余竊

謂山水清濁鍾於人關於土地大氣數不專一隙一穴之是非也如燕趙多奇士山西出將山東出相西北嚴凝人多勁悍東南溫厚人多文麗古今皆然特人稟賦有厚薄功效因有宏窄爾若必期力致恐無此理不然郭景純輩當至今昌榮也况人死形神相離自身之枯朽且不保又何緣能蔭及生人乎古人審吉凶便營建其稽之卜多為居止為葬卜獨孝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一語蓋居止乃生聚所在決須環合則和氣凝固譬猶飛鳥巢林在枝葉稠密處雖風雨飄搖而不墜若寄命疎薄則覆卵闕巢不免矣所以古人不必泥葬地各有深意 禮記王制言墓

地不請鄭元注皆受於公民不得私周禮地官曰族

墳墓又曰四閭為族使之相葬至公墓則冢人言先

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

大夫居後禮記太公封於營邱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注謂陪葬文武墓晉獻文子言全要領

以從先大夫於九原注九則古葬有定位不得擇吉

凶為去就也唐呂才叙葬曰据禮天子諸侯大夫葬

皆有月數是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

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

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崩不毀則日中而崩子

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北兆域何

常處是不擇地也隋文帝葬后曰吉凶由人不在於

地齊主葬父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我家墓田若云不
 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歿司馬溫
 公曰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貧不能具棺自太尉公
 池來始有棺槨則不及擇兆可知矣楊誠齋曰京仲
 遠上世皆火化並無墳墓每遇寒食望祭江干而仲
 遠不害為宰相又與李侍講書曰郭景純書出自東
 晉然已前之葬何限而未嘗無富貴洪容齋曰景純
 葬地能預知水之為陸胡不能預知凶而改吉免歿
 於王敦之非命乎胡菴與羅尚志書曰九經十七
 史並不說富貴壽考由葬地呂才云長平四十萬人
 歿非生時俱犯三刑南陽多近親非葬地俱逢六合
 禮記曰我歿擇不食之地而葬之不云擇陰陽向背
 也觀此則親歿不葬必期卜吉為富貴利達之資者
 其惑可笑

衡

寸丈尺引為度龠合升斗斛為量古人以律制器皆
 自黍積而十之十而衍之度量咸同惟衡以二十四
 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初不以
 十數拘按劉歆說曰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
 十二銖為二十四銖故兩之得名十二銖倍之也二
 十四銖氣之象也十六兩為斤四時乘四方之數春
 秋冬子午卯酉寅夏申巳亥辰戌丑未總三百八十四銖備六十四卦全

畫也三十斤為鈞一月之數總四百八十兩

六甲一
周三百

六十日半月一節總八節計一百二十日也

六旬行八節之象也四鈞為

石四時之數總一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衡之制數亦精矣若銖兩斤鈞之義銖雖細可殊異也兩者兩十二銖而名也斤者明也鈞者均也石者大也權主智智流動故不均衡主禮禮齊一故不易

鬼

左傳鄭子產論伯有之厲曰人生始化曰鬼陽曰鬼用物精多則鬼鬼強是以精爽至於神明先儒釋鬼附形之靈鬼附氣之神鬼靈謂如耳目視聽手足運動聲音啼呼一鬼具一靈也鬼神謂如精神知覺所

以使之視聽運動啼呼者也故鬼白也體質具而各明白也鬼芸也氣呼吸往來芸動也人生位高權重者為其稟氣強厚倘歿非正命必有未盡之數不散之英蓋鬼雖歿而鬼不散憑依為厲容有此理故傳者於韓原之戰秦獲晉惠推以為申生之厲晉景疾在膏肓藥不可為推以為殺趙同趙括之厲後皆益以得請於帝之語余以事理推之神怪謂必無不可

青天白日和平或為疾疹苦楚怪何嘗無

抱朴子曰
夏宜長而

齊麥枯焉冬宜凋而松竹茂焉盛陽宜暑而夏或涼極陰宜寒而冬或溫皆物理之變怪不常者也故

雙峯饒氏釋子不語怪力亂神章謂此等事謂有則無從執著謂無則陰陽變化造作百端故聖人只不

言此論近於人情但如左傳必事仇報又似太神况
 伯有歿於帶段寔子皙之謀何伯有之厲不報暫而
 急殺段申生之縊寔驪姬之譖同括之歿亦莊姬之
 譖何不報二姬而仇惠景春秋臣弑君者三十六而
 不聞報其臣比干子胥之徒皆以忠受戮而不聞報
 其君故左傳之失也巫曾寶潭嘗謂宋之制作粹於漢唐曾無逆天害人之事而靖康太宗之後俱為北狩乃有漢唐所無益方太祖疾危屏人獨召太宗已而太祖以柱斧擊地好為之燭影下遙見太宗若為避之狀故舊疑太宗殺太祖援立理宗居潛濟王已位青宮及寧宗大漸史彌遠復弊韓之說宗濟王遂不得立或者二宗殄祀猶謂晉祖果欲報仇不應遲之幾世而濟王亦當首洩之彌遠高陽蘭坡春翁舊嘗將太祖柱斧遙見之疑質之上皆不昌太宗果爾不應其後八葉天子且多令主治

且幾二百年但即位後德昭德芳俱不得其死又受
 天下於太祖更不還其子孫以天下則太宗之失也
 識遺卷五終

識遺卷第六

古 羅 壁

闕疑 讀書致用 先天太極一理

蜡臘異祭 井田 牛耕

卜決疑 佛入中國 豚犬斥子

迂濶 祭求陰陽 周公瑾

司馬懿 事非智力所及

史記世繫

闕疑

宋儒釋經高出前古者以不襲漢晉以來訓詁舊脚迹及溺於讖緯巫怪之說考其同異正其訛繆折之

識遺

以理然大有過處寥寥千古焚於秦雜於漢所謂六經多未全之書是也而必證三代之是則幾於鑿獨朱文公嘗著闕疑之說蓋夫子作經贊易自伏羲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湯文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南陔白華孝子之詩華黍崇邱由庚由儀歲之故有其義而亡其詞漢儒皆缺不錄典有五而逸其三墳有三而不存其一皆就其可知者錄之左氏志怪頗多春秋關於人事則書論語弟子記善言於鬼神曰敬遠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於歿生曰未知生焉知歿與夫罕言命凡茫昧不可知者不究論也子貢號明敏而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皆不以臆說強通為學顏閔聖門高弟

可法於後世只是不遷怒不貳過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與不問於父母昆弟之言非是常人全所不能者故聖人訓戒有多聞闕疑不知為不知論皆曉人以平實之學孟子七篇之書雖多援古而述堯舜之道曰孝弟而已正救齊梁不出仁義二字及論古制則但舉其槩滕問井地曰此其大略也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曰其詳不可得而聞論詩曰以意逆志論書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皆就其可據信者述之所以詔萬古為法言禮記漢儒採取於坑焚之後繆妄固多然疑而未定辭例曰蓋曰或如舜葬蒼梧蓋三妃未之從也周公蓋祔孔子蓋寢疾七日而歿

易繫詞十三卦

制作皆云蓋取諸某卦孝經論天子諸侯之孝皆曰

蓋至士庶人之孝獨指之曰此釋者例謂蓋為疑詞

劉炫曰蓋猶梗槩也劉曰蓋者不終盡之魯人或

詞皇甫侃曰蓋者畧陳如此未能究竟也

為之齊衰或曰大功誦可也之類皆疑詞緣周衰禮

壞雜以諸侯僭制故耳目近事亦不敢指約為論而

况妙出人事之外者乎後之學者窮天地索鬼神辨

風霆訾古始皆未達聖人闕疑之旨也莊子曰天地

之外聖人存而不論鄒衍著書推天地未生及海外

山川之事揚子雲曰迂而不信司馬公闕後生為學

便高設性命歐陽子曰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為能而

闕所不知懼所傳之惑世也朱文公於易有疑亦謂

上無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資人事之訓戒何必苦

心極力以求之斯言足警談元索怪者矣

讀書致用

胡致堂曰人主讀書與經生學士異經生學士則尚

辨疑解惑使傳授不差人主之書則在致用然天生

人才以維斯世讀書致用不特人主當然聖賢述經

之精義無非明道之大畧揚子雲曰學行之上也又

曰君子事之為尚古人之學無所不講聖門弟子必

以四代禮樂論詩必責其使於四方而專對稱許子

路冉求各曰從政周禮六德六行外曰六藝伊尹樂

堯舜之道曰堯舜君民先儒說伊尹樂堯舜之道曰

也明德親民協和萬邦平章百姓思溫恭允塞道之體

所以治唐虞者尹耕莘時盡講究來故出便能以天

識遺

三

下自任禮樂政刑士素講其精學王臨川謂古黨庠序之教興禮樂政刑士素講其精學王臨川謂古黨庠序用苟不病無有去射不學者也故學校以射亦男子事苟無疾以射凡禮樂俱寓以射故學校以射亦男子事射賓客以射凡禮樂俱寓以射故學校以射亦男子事將大軍比閭族黨之師皆伍兩卒旅之帥後世惟以試無賴者之任而學士大夫輕嘗之乃弊精神於課教祇以壞事慈溪學記又謂古鄉射飲酒合樂尊賢勞農囚馘等事皆寓之學上平日士以政擬他日以政學也待又嘗推之咎夔稷契生文字僅有之世雖無書可讀而堯舜稽古皆以多言善行為萬世法程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則其書非直言語也張子房圯上一編顛羸蹶項諸葛孔明讀書但觀大旨馬伏波少授詩不能守章句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隋蘇威曰讀孝經足以立身治國而數君立節皆不同宋

趙普二代相業各用論語之半蓋昔賢各知用書之要不在徒為章句也故學貴知要不在貪多用貴適時不專泥古然後為善讀書論語說安昌侯張禹受祿保位中庸稱天下胡公乃後世託經文姦莊子所以有詩書發塚之議也若近時理學諸賢於心性切切究論又未免有芻狗事為之弊倘不經世與記誦詞章均為無補故書益多效益寡

先天太極一理

先天圖總六十四卦為一圖先儒以為心法也玩圖當自心始圖中心白太極也其外左陽畫三十二右陰畫三十二兩儀也又其外十六陽十六陰相錯為

四四象也又其外八陰八陽相錯爲八卦也又其外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而卦備圖成矣明道謂加一倍法者此也朱文公謂本是小變成大到那大處又變成小小變成大者中心白圖積成大圓圖也大又變成小者圖成而六十四卦備一卦只管一事是也故曰只是箇盈虧消息之理小則必大大則復小也康節玩圖每事怕太盛是看得此理透濂溪圖太極只是散布先天圖發明此理其上白圈先天中心太極也其次黑白相錯一圈白陽動黑陰靜兩儀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曰動靜互根成四象也又其次木金水火土各以圈布曰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者坎離震兌包乾坤艮巽而成八卦也其下二圈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化生者八卦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各正性命之象也先天圖是會萬爲一太極圖是散爲萬是或一理也周子察先天精故圖太極妙近時興國馮億可說二圖最明其詞曰先天圖心學也太極圖性學也先天圖總萬爲一以爲天地造化萬物萬事皆主於心太極圖散一爲萬以爲天地造化萬物萬事皆攝於理惟其總萬爲一也故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統體一太極其在人則心之謂也所謂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是也惟其散

一於萬也故二氣五行乾男坤女萬物化生物具一
太極其在人則性之謂也所謂天下無外性之理而
性無不在是也然而心外無性性外無心是或一道
也是故理無與於象而觀象則可以明理所以有貴
於圖也先天圖之爲象也如衆星之麗於天而共辰
也如三十六輻之周於輪而湊轂也如萬矢之圍的
也如羣材之聚於根萬而一也太極圖之爲象也如
木之根而榦榦而枝枝而葉也如水之源而派派而
流流而委也一而萬也人能觀先天圖之爲象而得
此心之所以爲心則居中而運四旁處靜而制羣動
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生在彼而乾坎坤離震

艮兌巽之體在我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
薄水火不相射此心之爲也人能觀太極圖之爲象
而得此性之所以爲性則無有不備無有不善無物
不具無時不然陰陽五行萬物萬事雖紛紜無窮而
健順五常人倫事物之理莫不爲之管攝所謂天地
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此性之爲也
二圖該說心性理既明脩圖亦粲然馮名億兄弟皆
第進士開慶己未悉戕於兵云

蜡臘異祭

史記秦惠文王十年初臘鄭康成蔡邕因謂臘卽周
蜡祭和峴亦曰蜡者臘之別名余考玉燭寶典云臘

祭先祖蜡報百神則蜡與臘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
勤動而息之也臘者獵也獵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
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臘於廟蜡於郊唐貞觀初丑
蜡百神郊祭社稷辰臘宗廟開元定禮始蜡臘同日
宋初蜡臘猶分其後依和峴議三祭同用戌日豈以
先秦無臘準古只嘗蜡一祭乎

井田

周末開阡陌罪商鞅又謂秦并天下李斯盡壞方國
井制然鞅特秦一國之佐爾而魯稅畝鄭邱賦滕使
畢戰問井制孟子說齊梁制民之產則諸國井制俱
紊難專罪鞅也其實盡壞又不起斯也近代儒先如

伊川橫渠皆嘗有志井田然葉水心謂其法繁密非
一世可行自黃帝至成周封建制定諸侯皆傳世守
畝澮溝洫民守而田之故歷唐虞三代如一日後世
郡縣制行吏且數易井制能一朝定乎孟子言夏五
十而助周百畝而徹皆什一也朱文公謂先王疆理
天下畝澮溝洫具有成制若五十更為七十七十更
為百畝則古制盡廢豈不勞攘故疑孟子言難拘又
况地有肥瘠不等倘一拘於五十七百畝濶狹定
豈不偏頗古又上古田在官今行井制須奪民田
人別有權衡

歸官然後貧富可均人情能保不騷然乎兼畝澮溝
洫環田為之地之不得耕者甚衆今世大陂長堰因
高為原視便澮波及千頃較彼不為徒勞乎上古
生齒未繁計口授田猶或可給後世生齒日衆設遇

歉歲官發既空私廩亦盡啼飢猶自不免在官之田能徧給乎按今中原陸田居多詳禹貢除荆揚外無非陸田冀曰厥土白壤兗曰厥土黑墳青曰厥土白墳徐曰厥土赤埴墳豫曰厥土惟壤下土墳壚梁曰厥土青黎雍曰厥土黃壤獨荆揚曰厥土惟塗泥釋壤者曰土無塊釋墳者曰平起而肥則七州土皆高肥獨荆揚塗泥可爲水田又叅經言黍稷多於禾稼兵食俸給例以粟計周禮職方氏別九州亦荆揚專言稻餘州別諸種色則中原水田無幾蓋異荆揚而禹貢一書千古地理之證也但溝遂澮洫費地既多致水又勞不知古人何樂此也想明井畫外因旱備

爾

牛耕

古以牛引重任載次則供祀六經載祀外無言牛服耕者周禮牛人掌養公牛以待國之政令曰享牛求牛膳牛犒牛奠牛兵車之牛亦不及耕蓋古人尚耦耕耦者人力兩相佐助共發地通畎畝長沮桀溺耦而耕詩曰十千維耦千耦其耘禮曰以歲時合耦于耒賈公彥禮疏謂教民牛耕自漢趙過始按過爲搜粟都尉創代田之法始言用犂二牛三人但余攷孔門弟子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以牛釋耕周末已然似不始漢也

識遺

八

卜決疑

近代工易者三家而各不同康節易主數伊川易主理晦菴易主卜筮易經義文周孔四大聖之筆後世陰陽占驗之書有易似者哉三代而上事之神者一倚卜而亦不專狗馬舜傳位於禹首曰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孔氏釋志定然後卜故必朕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曰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洪範言龜從筮從必曰卿士從庶民從又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是人已之意見合復假卜筮斷之乃古人審重之至也周公都洛決擇於瀍澗東西亦是宅中之志素定而瀍澗東西則審爾衛文徙楚邱升望降觀始曰卜云其

吉皆非卜而後居也所以卜但云決疑莊子史記述著龜之神皆數百言至備述見夢元王之事而莊記仲尼之言曰神龜能夢於元王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無遺策而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智有所困神有不及也其神龜無幾矣漢武帝聚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文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決至以狀聞吁已見人謀之不詳而欲一倚占候鮮不惑此褚先生所以拳拳於日者後也

佛入中國

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佛始入中國按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武帝置之甘泉宮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帝使依其國俗祀之又時作昆明池掘得黑灰東方朔曰可問西域道人則前漢時佛流中國矣况帝事四夷均醬竹杖猶入王府又方事神僊佛以超度爲術張騫輩肯賤佛書乎劉向列僊傳序言僊者一百四十六人而七十四人見佛經向成哀時人其言如此則前漢有佛經矣向又曰余覽載籍往見有經洪慶善因言周時久流釋典按列子仲尼篇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詳禦寇鄭人在孔子後孟子先其時已說西方聖人則

佛傳中國晚周也就後漢言之光武閉王門謝西域佛豈有不通者何必待明帝迎而後有耶通鑑著其始於明帝蓋本西域傳豈以帝者尚佛自明帝始因特本西域傳表之耶

豚犬斥子

豚犬斥子詳語意疑賤之之稱按二字出越語范蠡欲速報吳使國民衆多令國人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皆罪父母生丈夫與酒三壺犬一生女子與酒一壺豚一蓋幼之之事論語六尺之孤周禮國中七尺野外六尺皆不從征亦謂幼者六尺年十六七尺年二十也

宗炎案蓋幼之句有脫誤下引論語周禮與本條辭意不屬疑本二條各

佚其半而悞
并爲一也

迂闊

田文以雞鳴狗盜之客脫一時之急蘇氏謂道德禮義之士則能救之於未危無用於客也蓋六經之道制治於未亂隆古君臣崇禮尚義思患預防所講明所設施動爲久長遠大之圖無急利近功之意凡逆節亂萌窒之平居不待著而爲之地故治安長保後世務求近效旁蹊捷出行險僥倖幸而集事則曰吾不假彼之深謀遠計而功業以就不知一有疎虞橫潰四出而不可支此叔世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也儒本六經言往往張皇於安平之日及事至而爲之

圖必推迹禍原亂本之所在謹其端萌而圖之而舍經行權又所不屑故見儒之迂闊乃大遠之謀謨深長之思慮也余謂時君世主倉卒名知務者閒暇多迂闊儒者倉卒似迂濶而閒暇則知務也

祭求陰陽

祭與際同人與神接際也人歿氣歸天屬陽體鬼入地屬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也古人灌用鬱鬯按鬱鬯香艸以鬯釀酒加鬱和之酌則酒氣氛陽上下求歿者於陽也灌之地求歿者於陰也祭者無所不用其情或死者之可格也殷人求諸陽用聲樂周人求諸陰用鬱灌樂爲陽禮爲陰也程泰之演繁露謂

秦漢以前五嶺未通祭用鬱鬯

王度記云天子鬯諸侯蕙大夫芝蘭士蕭

庶人

五嶺通旃檀之類行上國鬱鬯遂廢然則今事

神尚香火求諸陽也爾雅祭天燔柴祭地瘞埋與夫
日食擊鼓雩舞女巫皆隨陰陽施之鄭康成釋禮曰
煙亦以氣上通也

周公瑾

周瑜事吳世第以赤壁戰奇之余按三國與權頡頏
者曹操劉備二人而皆入瑜計度中方劉備依權瑜
請徙備置吳宮館女色以泰之分關張各一方以事
攻戰臨歿又表權曰劉備寄寓有似養虎而權不從
曹操赤壁敗還瑜說權取蜀結韓遂馬超於關中晚

操後還據襄陽蹙操北方可圖也權又不從二說皆
中曹劉肯綮使權從之更假瑜以年功業當超赤壁
數倍備之帝操之篡可復許乎瑜捷赤壁年二十四
死纔二十有六此雖夭歿則亦足矣

司馬懿

諸葛孔明司馬仲達相際一時孔明前後六出伐魏
而仲達不敢西向發一矢孔明用艸創僅存之蜀而
仲達撫操丕積強之魏人才不待較而知矣然嘗聞
石埭其令君曰仲達譎雖不知如孔明正而仲達高
於料敵斜谷之役懿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兵
依山而東如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已而亮果登

原遂以敗聞亮遣使至懿營懿不問軍事聞使言亮日食三四升罰二十以上皆親懿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已而亮果卒相持既久懿知亮銳於一戰但堅壘困亮雖遺巾幘而不辱且譎為辛毗制已不露怯戰之機使亮堂堂之陣更無所施李左車之策不行於當日之陳餘而行於異時之司馬懿謂懿不智可乎及亮以喪歸懿按行亮之營壘曰天下奇才也亦有為而發時有所忌者在行懿謂孔明如此奇才尚困於我彼不逮孔明者當如何蓋借此形彼也凡此皆仲達譎處史未究見故沒不書石埭讀書最博典僻無不搜恨未叩所忌為誰

事非智力所及

東坡叙兩漢之變曰高帝平天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四王相繼仆滅及呂氏之禍則由后族呂氏既滅而吳楚之憂幾至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昌也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文景之世以為諸侯破弱則漢可百世無憂至武帝諸侯之難已衰匈奴之患方熾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既無足憂匈奴又以已臣事於漢然卒至於中絕不救則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監七國之變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黜削王公之權

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黨錮之禍起士大夫相與游談以爲一日誅宦官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誅宦官無遺類而董卓曹操因以亾漢所憂者凡六變而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數語盡漢曲折余嘗因是合古今世變論之秦革封建限匈奴焚詩書慮至悉矣而禍反出於揭竿之戍卒魏制母后不得臨朝禁御諸王有同奴隸而姦臣竊鼎歷晉隋如出一轍唐懲安史之亂倚重藩鎮而藩鎮卒爲禍胎宋懲五代之弊削弱諸侯而前後兩朝北狩由此觀之天下事殆非智力所及也

史記世系

子由古史譏司馬遷史記輕信而疎畧今以所紀世系求之其言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望勾望生嶠牛嶠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黃帝至舜凡九世及叙禹系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去黃帝止五世禹繼舜興何舜遠而禹近也叙黃帝至湯凡十七世湯至紂又二十九世通四十六世而叙黃帝至武王但十九世武王後湯六百年興去黃帝乃止二十世何紂遠而武近也後之論世系者多本史記殆未考遷之謬也

卷六
識遺卷六終

識遺卷第七

古 羅 壁

一體具體 左傳紀人名 承蟲 莊子

古銅代金 龍門 戰國說士

鄉舉里選 老彭 治貴審時

將老 帥職 服食為本

江河淮汴 張道陵 對獨說

一體具體

子游子張子夏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
具體而微晦菴集註一體一肢也具體有其全也又
曰體段也皆就身體言之雙峰饒氏曰吾道所謂全



體仁義禮智信也具體而微者五者皆幾焉特未到
至處各具一體則仁有餘者或義不足禮而得者或
信而虧蓋子雲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之說視肢體之
說尤明切

左傳紀人名

左傳紀人名既名字並舉又或族里爵邑謚號錯布
一事之中如稱士會曰隨武子又曰隨季又曰士季
稱卻伯曰駒伯又曰卻獻子稱荀林父又曰桓子稱
先穀又曰彘子稱公子呂又曰子封稱裂繻又曰子
帛此類不一後來杜子美作詩爵名里字亦備著如
曰杜陵曰杜曲著地也曰臣甫曰子美者名字也曰
拾遺曰省郎著爵也蓋取法於傳而以詩參之文王
有聲詩稱文王曰王公又曰王后曰皇王亦備著一
詩先儒釋云詞之不同以見美之不足反覆脩詠詩
之體也

承蟲

勢不足倚曰冰山乃唐張彖鄙楊國忠之言李湛鄙
二張復曰海市蜃樓按蜃大蛤也韓詩外傳云蜃能
吐氣爲樓臺海中春夏間見文昌雜錄著登州每晴
霽海之煙霧中有城闕樓閣人物車馬雞犬往來之
狀蓋蜃吐氣爲之旋復消滅登人謂之海市東坡詩
謂所見皆幻影是也二喻末出戰國策曰城狐社鼠

卷七
莊子復譬丞蟲曰丞蟲擇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丞俱焦也冰山諸喻所習用若丞蟲則少援者

莊子

文章設喻則深婉而於喻最難至一事數喻尤難獨莊子百變不窮姑即明白者著之如喻身用之厚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又曰吾聞楚有神龜者死三千歲矣玉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又曰祝宗

人臨牢筴說羸曰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汝為之乎為羸謀者曰不如食以糟糠錯之牢筴之中三喻意同而事異喻不可語道之人曰有鳥止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又曰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喻斷壞真性曰伯樂治馬曰陶者治埴曰匠者治木喻陳言不可用於今日古人糟粕曰已棄芻狗曰舟不可陸曰狙獼衣周公之服曰醜人學西施之顰曰迹履所出而迹非履喻精一之守曰疴僂承蜩曰津人操舟曰吕梁蹈水曰梓慶

削鑿各數易說每易每奇若庖丁解牛事曰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跼林竹溪謂如畫出一屠牛人砉然嚮然奏刀騞然如聞其離析牛體之聲導大窾批大郤技經冑縈之未嘗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每至於族視爲止行爲遲等語則牛身之骨節理絡屠者之難易伸縮皆著之筆端豈不爲千古文章之妙廣人郭謂莊子言大如鵬徙九萬里而六月息極天下之大如蝸牛之角能容蠻觸之戰極天下之小言久謂冥靈以五百歲爲春秋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言近則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言古則行填填視顛顛臥居居起于于如標枝如

野鹿無爲之象可掬言後世則蹙蹙跼跼澶漫摘僻屈折縣跼齊結卓鷲嚮卷搶囊作爲之態備盡言子貢之富軒車不容巷言曾子之貧則正冠而纓絕捉襟而肘見納履而踵決各臻其妙自謂瓌瑋詭詭可觀信哉但陋仁義禮樂而偏道德詆訾堯舜以來之聖人而崇老子舍棄人事一付自然所以得罪名教爲異端之學

古銅代金

舜典金作贖刑呂刑罰百鍰皆釋銅漢罰用金贖死爲銅四百一十六斤唐贖死爲銅一百二十斤按禹貢揚州貢金三品銅與其一故銅罰例曰金漢賜臣

下誠用金者直書黃金考古金多無如漢高祖予陳平四萬斤賜象令五百斤慎夫人賜表盎五十斤宣帝賜韋賢黃霸各百斤賜疏廣受二十斤太子加賜五十斤賜高祖功臣後百三十六人各十斤豈為天下國家用故亦不為天下國家惜乎若飾土木言金無西都建章賦曰觚稜棲金爵三輔故事著金爵銅鳳長安門甘泉賦曰金鋪交映也揚雄解嘲曰歷金門注亦曰門旁立銅馬因號金門古帝者富有天下猶以銅代飾土木後世琳宮梵宇例真飾金何也

龍門

禹鑿龍門導河意穿其山之過水者而已滴水李氏記其事則不然謂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臨大河上建禹廟乃禹鑿山通河水出處也河自古長城外南注中國至安國嶺下凡千餘里兩岸盡壁峭立大河盤束怒石硤間至此方山間噴風揚霧如萬雷鼓天而下莊子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蓋寫此禹像冕服承首祭諱用承用則大風拔木發屋災被百里觀此則暴腮點額亦見魚力之上莫支水力之猛而禹所以神也若上流乃古朔方處党項之裏宋苦西夏嘗有陳熙河據西夏上流於舟順流下出會州腹攻靈夏者朝廷下其議熙河漕臣李

復奏曰契勘黃河過會州 精山石硤險窄自上

垂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行至西安州之東天河

又分 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

逆流水淺灘磧不勝舟載朱文公謂禹貢言雍貢賦

之路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則古來

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 又若此何也余竊謂興

靈以外之河古當狄境自書記雍州貢道之後狄之

窺中國者何限曾未聞有道河入渭汭者則龍門上

流行舟必艱復之說疑有據 按河出蔥嶺于闐合流

關三百餘里潛行地下至積石出故禹導河自積石

戰國說士

葉水心曰周之盛時京師有學比閭族黨鄉遂皆有

學三歲賓興諸侯貢士進得仕天子退得臣諸侯故

其時有秀士進士俊士造士等周厲王無道周法浸

壞宣王之後未幾又壞以幽王馴至平王東遷京師

之學先隳諸侯貢士之典亦闕士絕望於王都下者

為商賈負販高者俛首為陪臣然尚用於諸侯也其

後諸侯亦不取士 之無歸者降為大夫家臣孔子

弟子皆為之獨顏閔以不仕見推至戰國諸侯互相

吞滅日尋干戈及遭離亂為家臣既無主退又無以

自業於是放蕩四出仗口舌以要時君雖孟子大儒

亦千里見梁且語勾踐以遊重輕平原輩資士以重

其國幾數千人士之變詐縱橫輩至以口舌重輕人國列國之主為之擁篲先驅側行櫛席時可知矣至秦此習未改於是坑夷之禍起焉其實皆因於士之無歸也

鄉舉里選

封建不復里選難行緣古者王畿外其地皆以封諸侯王城二百里外又責之都鄙天子所治只六鄉六遂二百里之間諸侯封國鄉遂比閭族黨之內塾庠序之教行故行藝之攷察可知耳目之采取亦易周禮選舉之說曰閭胥五比為閭中士為之凡春秋祭祀役政喪紀聚衆庶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上士為之月吉書其孝

弟睦嫻有學者黨正下大夫為之正歲書其德行道藝州

長中大夫為之正月之吉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

惡而戒之鄉大夫命卿為之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

而興賢者能者蓋人之賢否非久與居莫辨真偽久

與居者惟隣里鄉黨故黨庠序乃審察人才之要按古

庠序皆鄉民行飲射讀教法之所事已則反於學塾漢學校不立士與講論者令隸業太常後世以來始有越鄉違家羣居聚食就學者後世井邑既亾學校又廢郡大者綿

地千里如漢委郡國察孝廉郡守拜罷不常不能熟

其人之賢否往往濫舉者多魏郡置中正九品一人

考德行亦只取信口耳其後任愛憎通貨賂取閥閱

名中正實為姦府元魏惟簡年勞才否不辨然漢公

府辟舉之法尚近古郡縣屬吏掾曹許各辟於其長
 經郡縣辟者五府史辟經五府辟者公卿始得推薦
 故士修於家聲聞達於鄉閭則辟書交致至縣令以
 上始赴尚書選調一人之身閱歷者衆漢吏多得人
 而周官人之法論之鄉里告諸六事隋唐來易以詞華
 設科行藝已閣置矣然猶察時望錄之至宋置棘糊
 名則德行才否一切不辨士之得失權衡於命之有
 無特假詞華彰施之爾愚謂科舉流泛封建不復選
 舉難行若只徇時論取人則王莽未得漢柄折節為
 恭儉虛譽隆洽晉殷浩未出天下皆謂深源不起如
 蒼生何王安石初年天下推其文行莫與為比堪充

選舉雖國皆曰賢也而竟如此又何哉要之毀譽難
 憑則學經義治道邊防水利定取人之規虞
 廷納言試功一節寔審才之實蓋人各有能有不能
 就其能者著而取之真才出矣按孔門四科論人賜
章德行則偏後世取人但言語一科不知世固有坐
狗豈有是歟談則勝行之實事缺者禮樂訟獄財賦兵機素未經
 嘗則選以事多廢而歲月淹久資格及付以斷國論
 謀王室當方面而人之堪不堪不問也所以政以人
 弊國以人亾

老彭

事惟近於人情者可信傳記述彭祖老僊各有詭異

難憑之說年皆數百今撮識始終彭祖姓錢名鏗封
 彭城故號彭祖以斟雉養性事堯仕夏為大夫仕商
 為 事周為柱下史彭祖傳云商世已傳三百歲
 列仙傳云喪四十九妻亡五十四子壽七百又云
 而書獨 云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其繆
 蓋周 也但如僊傳所云彭祖能壽其一身不能
 延長其妻子其僊亦陋矣老僊皋陶後姓苑著皋陶
 為理官因以理命族古字理李通用故左傳行李行
 理無二夏商時已有李氏姓氏書比李新舊唐書乃
 皆謂老子生李下遭亂飢食木子得生因姓李葛洪
 神僊傳又謂老子無父母姓李皆無為妄說也按老

子生周宣王四十二年母名之曰元祿字伯陽甫生

能言生時皓首方瞳長眉幹九尺耳七寸而參漏故

復名耳字僊與聃同邑於苦之賴毫州衛真縣東有

有桐漢志以老萊子為二人按莊子書孔子問

禮于老聃高士傳云孔子至楚見老萊子時已二百

餘歲斑衣戲母側所問皆禮事二老傳皆曰楚 仕桓

莊出為柱下史仕簡靈世為守藏吏平王世著道德

孔子沒後十九年西入秦歷流沙化胡成佛見秦獻

公又後孔子百餘年其壽以為二百七十又曰四百

四十又曰不知所終然鄆縣柳谷水西有老子墓按

老子著道德經清淨無為外無半語及神仙莊子之

書取尊老子亦不言其為仙至晉葛洪著神仙傳始

我問孔子云黃帝人也何以能三百年孔子曰生而

民利其德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久而人用其教
百年竊疑彰老子壽猶孔子論云特傳記神異也爾

治貴審時

論秦政王莽曰秦焚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
姦言殊塗同歸俱用滅亡蓋謂書不適用讀書與不
讀書一也魏鶴山嘗歎孔孟著書未及行盡其轍環
歷聘熟諳世故又洞識前古使其獲用弛張必當至
秦大肆暴經皆出於漢儒掇拾先王制度雜以秦舛
漢繆甚則胡制鄭王馬賈箋註多是以後王儀文臆
說三代令典故經著義理綱常萬古不易若建置織
悉隨時之宜可也夏禮而祀不足徵殷禮而宋不足
徵孔子時二王之後猶存而皆云然後乎孔子者文

獻又可知矣韓魏公規荆公新法曰古今異制貴於

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非一程子曰經焚

儒附會不可後世眩於太平六典之名執於周公制

一一追復禮之說一用於王莽再用於後周三用於熙寧而治

卒不可致不知三五制作皆出聖人而唐虞禪夏后

殷周繼忠質文異尚子丑寅建正已各不侔何嘗殷

必循夏之迹周必襲殷之制况事久必弊弊久則更

豈有執而不通之理漢崔寔政論曰濟世拯時之術

豈必體蹈堯舜乃理哉期於補闕壞支柱傾邪隨

形裁割措斯世於安定之域而已孔子對葉公景公

哀公問政各不同所急異務也俗人奇諱偉所聞簡

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大體哉後世言三代永國以下

非無封建三世而太康失國幸而再集者少康之下

賢明也幽王之天下亦非無封建春秋諸侯之弊極矣

周以微弱乃載祚數百豈諸侯而傳爾秦變以郡

哉徒以各爭強漢易以寬仁而制於權臣晉弊於

縣而弊於苛暴唐易以鎮而往國之亡皆於

有弊善治者亦惟救弊補偏而已無拘說也又曰孔

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

武之道哉誠達權知弊也寔此論足以盡美三代之

蔽矣余嘗謂唐虞治道萬古冠冕究其設官惟內有

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職之可紀者禹平水土稷

教播種契敷五教皋陶為士與夫垂工夔樂伯夷秩

宗而已何嘗瑣屑如周禮哉矧治道貴安靜設官既

冗則巧拙雜進天下始病矣司馬溫公曰叔向有言

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治謹擇忠賢而任之法制不

繁而天下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

益多防閑益密上下勞擾而天下亂漢唐而下君道

雖不盡純而漢文景以恭儉致太平唐太宗以仁義

致太平有宋以儒道致太平則亦惟其人而已不在

盡循古制也酌頌成王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

下漢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

蘇子曰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俗所不安人所

不悅縱有典禮明文無補於怨故履不必同要之適

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又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

識遺

十一

其方天下無善教

將老

秦始皇取荆初疑王翦老而怯後卒將翦而克漢宣帝將七十餘之趙克國遂平羌光武將矍鑠翁之馬援遂定蠻晉鄧艾平蜀王濬平吳皆年七十他如呂尚八十遇文王百里奚七十干秦繆晉重耳六十二反晉國酈食其六十二遇漢高裴度郭子儀身益老國益重蓋經歷多思慮精舉措審往往以老得之張南軒嘗評克國之將曰將之失徒負勇而少謀克國曰兵難踰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其不忽事如此將之病患急近功克國屯田爲久計圖其萬全將之病患好殺不恤百姓克國圖坐消西戎使百姓安焉政豈少年尚氣貪功者所及哉

帥職

南軒帥荆遺晦菴書曰其受任上流軍卒責都統財賦責總司吾帥臣專以固結人心爲本使人有尊君親上之心則以守固以戰克矣兵財帥大務也而民又最焉其論職可謂約而事要矣

服食爲本

禹別九州冀爲王都獨不言貢篚近王畿曰甸服甸爲天子治田賦專出穀蓋王畿地大人衆四方根本所在急在衣食故畿內百里納總禾本二百里納銍

識遺

食為重也充豫青近王畿充貢蠶絲豫貢絺紵織纊青貢鹽絺絲枲凡以衣為重也餘州之貢寶玉玩好而已洪範八政先食貨幽七月周公陳先公風化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以民事皆諄諄農務以此見王者富有天下亦不可一日忘情於衣食

江河淮汴

天下轉漕之水其大有四曰江河淮汴河可聚西北之漕江可聚東南之漕汴引河入淮寔江湖脉絡可聚中原之漕按濟水入河溢為滎史記文穎注滎水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官渡水也詳此則汴古已有後世以為始隋非也但前賢明此水不一或謂上名

鴻溝下名官渡張華謂鴻溝官渡各一水胡仲謂汴鴻溝為三水張伯謂滎陽引河東南注至大梁後儀分二渠一為官渡一為鴻溝汴別為渠今汴自西而東鴻溝橫亘南北但三國表曹相拒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其餘小水隨地所出俱達江河備乎則官渡自黃河其餘小水隨地所出俱達江河備著禹貢淮出桐柏山溯汴北通河而南不通江故禹

貢述江水汭於海而後入於淮左傳謂吳夫差始通江淮由是四水通濟孟子曰禹平水土之書果通江淮必述之矣兼古封國各有故孟以唐虞五服制較之淮且居荒服外况江表乎故孟子之說可疑春秋吳憑陵上國至北伐齊與中國之始凡水水力不同舟載盟會乘便取捷蓋通江淮之始

亦異唐劉晏轉漕給關中初槩以船運艱阻百端後察江船不可用於淮淮船不可用於汴汴船不可用於河遂隨岸置倉貯載因相水之宜用船運遂無阻

河至龍門阨底柱險復資陸運入渭按唐運避三山路

十八里渭淺深不常隋興鑿渭自興東至潼關凡

三百里名開通河然後關內之運道利唐以來潼關

有變河汴不通則江運遡漢入武關以達長安按漢

州計六七百里至武關但漢上流灘險不若河渭之

易唐末及朱梁初都洛後梁以洛運艱改都汴汴中

據江河水陸都會資用富饒而處勢平曠天下有事

乃四戰之衝須以兵固所以古今言王者之宅必曰

長安金陵蓋以運便而險塞也長安襟山帶河沃野

古號陸海金陵前控江淮後引甌越左通荆襄右達

吳會外則長江沃壤千里桑田魚鹽之利甲天下內

則交廣海錯之珍盡東南蓋江左第一形勝也宋南

渡初李伯紀胡安國進計皆請措置荆襄為根本按

荆襄地夷曠胡五峯嘗謂欲退守江表則襄陽不取

張道陵

漢書著張陵字輔漢光武建武十年生天目山得道

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峯白日上昇計百

二十歲而邵伯溫聞見錄著漢建安二十年曹操破

張魯定漢中魯祖父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

造作符書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時謂之米

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

鬼卒曰祭酒曰理頭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

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張陵非異人也道

識遺

家今祖陵爲天師初只泛號唐始定封也

對獨說

程子曰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朱文公廣爲一中又自有對之說又曰乾尊坤卑不可並立蓋尊無二上意也以類推之君對臣必君令臣行父對子必父居子諾夫對婦必夫義婦順天對地必天包地外陰對陽必陽生陰息日對月必月受日光此對而必歸於獨可言也若中國對夷狄君子對小人兩耳目手足之對若之何一之馮億可曰陽一陰二邵康節有是言然三綱之正九疇之叙雖夷狄小人必藉是以立是數者非中國君子莫致之則中國未嘗不爲夷狄

所利賴君子未嘗不爲小人之幘幪也若手足雖對然左不如右之便耳目雖對而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則亦無害其爲獨也於父子尊卑不並立之說有以夫

識遺卷七終

識遺卷第八

古

羅

羅

壁

天即理

倉頡

軒轅黃帝

陶唐殷商荆楚

堯舜病博施

豫讓

飲器

射日補天

經解

玩物之戒

夏后氏

大城多兵

武士不恤

過百為壽

豪傑不苟就

三教

耘耔

天即理

識緯之學未與古人自信多託之天堯舜讓賢俱曰

天之歷數在爾躬湯武之興曰天命弗僭曰天佑一

識遺

德曰天其以予人民曰天矜於民曰天必從之等語
 往往借天為訓朱文公謂事不出於人則出於天天
 即理也凡合於理之自然非人私智所為者皆謂之
 天桀紂之暴如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三千人而同
 心八百侯而畢會乃是人智力不可得而容者湯武
 順之則天逆之則人其謂之天不誣也左傳曰天誘
 其衷曰上天之鑒夫豈有誘奪之迹哉行事順理而
 始殆天啟之行事逆理而亾殆天喪之天且不違權
 於理之逆順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先
 儒解天因舜之行事示以與之之意堯舜子不肖便
 見天不久堯舜之天下啟賢能繼便見天欲久禹之

天下故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禹治水彝倫攸叙箕
 子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亦謂禹能順水之性不失
 高下之宜蓋天錫以知九疇之叙故無逆水之失漢
 儒不審乃拘於洛書龜背本文多少之較詳書洪範疏豈
 真知天者况太古文籍未興天果以龜文示人亦未
 必有所謂不一名字三十八字之詳也又按易繫孔
 子只言河出圖洛出書初無龜龍之說漢世緯書起
 始曰龍負圖龜負書殆漢儒增也兼古人言災祥多
 卜以人事緯書盡益以神怪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殷
 白狼銜鈎沈璧於洛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周赤
 雀銜書白魚入舟皆禮緯稽命徵之詞故讖緯皆起

倉頡

倉頡製字宋衷皇甫謐輩俱言頡黃帝史官不知伏羲居黃帝前已言作書契不應先有書契後有字且管仲言古三王以前封禪者六十二君皆紀號泰山莊子亦言十二代之封有紀勒者千八百餘所其紀勒必皆字也晉索靖艸書伏日倉頡既二書記是為尚書疏張揖云倉頡為帝王生禪通之紀春秋元命包叙帝王之相曰倉頡四目則倉頡者伏羲前一帝號也故蔡邕曹植皆稱頡皇呂不韋亦曰史皇氏古字書則謂為史官者繆也開封府浚儀有頡城論衡為史

云學書諱丙日以五行書言倉頡歿丙寅也

軒轅黃帝

莊子著軒轅氏後始有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六韜亦著軒轅氏在驪連氏赫胥氏之間軒轅自古帝王一號也古幣亦有軒轅黃帝之分軒轅幣作畫黃帝又作命則軒轅黃帝為二又軒轅以車得名軒轅觀轉蓬之風法製車輪軒車橫木轆車直木因以為號黃帝見大蚓曰土氣勝土色黃因號黃帝司馬遷不詳乃曰黃帝名軒轅後人

從而亦訛執古為信莊子文古史記

按河圖黃帝名軒文封降禪

德祖黃軒論語考曰軒知地理則黃帝單名軒非重名也

識遺

陶唐殷商荆楚

陶地名國始顓頊堯先居陶後封唐故陶唐並稱湯
初興商邱後盤庚遷殷故名殷荆楚共一木名熊繹
初國於荆號楚春秋初例稱荆至秦襄王母名楚緯

復稱荆

堯舜病博施

天不能長春而不冬常暘而不雨日月不照覆蓋之
下生長不施霜雪之時雖天地之大猶有餘憾堯舜
其仁如天豈不欲衣帛食肉均于老幼而養有所不
給故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王政必為之規豈不欲疲
瘠殘疾解寡孤獨均獲仁遂而稟氣不足不能移其

賦受之偏豈不欲窮髮之北不毛之地均入撫綏而
風氣所限不容不聽之要荒之外故博施濟眾堯舜
亦病秦皇漢武乃欲威服荒遠以示無外豈不謬哉

豫讓

智伯無後豫讓殺身以報非了死生之分者不能
然人臣事君救過於未萌上也及臨事而正救焉次也
聽其君之自是自非付其國於自存自亡而曰吾能
他日為之死斯為下矣豫讓義士智伯以國士待之
智伯不可謂不賢讓不可謂不遇而智伯貪三晉之
地締疵測韓魏之及張孟談啟韓魏之孜孜巧文辯
慧而甚不仁讓曾無一語與其間猶謂讓之忠於智

伯乎逮其死也始吞炭漆身求殺襄子為忠君子不能不恨其晚也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曰難不死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聽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言不用而難死之是妄死也諫不用而亡送之是偽送也故忠臣者盡善於君而生不蹈惡於君而死讓謂其死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吁懷二心之臣視讓誠愧矣以讓視嬰獨不愧乎故余於讓是其死不是其生取其節不取其智

飲器

趙襄子漆智伯之頭為飲器漢建元中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史韻飲器音蔭漢書韋昭釋柈榼也盛酒器晉灼曰飲器虎子屬洩便褻器也顏師古引匈奴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為證謂飲酒器如顏說貴之也且死骨凶穢又惡人頭顱豈俎豆可宜乎洩便釋蓋似之萬見春亦是晉說但名虎子未詳

射日補天

羿彈十日之語昉見莊騷俱謂天有十日射之但堯時羲和君之子名十日九嬰大風封豕長蛇等皆頑兇為民害堯命羿殺窳窳射十日繳大風戮九嬰民害息則十日者非天之日

也共工氏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及女媧補天之說見列子按共工氏霸九州九寔太昊之臣恣睢跋扈傲擾天紀女媧滅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女媧補天立極之迹也鍊石補天果人力能與否事不經見皆當理決血流漂杵孟子且曰盡信書不如無書矧莊列謬妄之說荒唐之言乎

經解

六經之道至夫子而集大成夫子之道至晦翁而集大成諸家經解前後不一自斷定於晦翁然後一出於正後學倘非經指授則泛濫諸家其誰適從今經解有昔賢品題其當者曰有伊川易傳大易粹言繫

詞則柴侍講集解書有東萊說林少穎解詩有東萊詩記晦菴詩傳周禮禮記注疏晦菴取之而王荆公王昭禹周禮解方博士陸農師馬博士禮記解晦菴俱以爲當又嘗言荆公經解有益後學春秋胡文定於褒貶之例尤嚴傳則東萊左氏說爲最也後學儻循是索之不至以多岐亡羊矣

玩物之戒

漢文却獻千里馬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宋武碎琥珀枕遺北征將士曰能瘳金瘡蕭道成治齊期黃金與土同價唐太宗還林邑鸚鵡曰鳥獸懷土亦與人同皆有超人識度也

近世大賢呂文穆却獻二百里鑑曰吾面碟子大安周用照二百里鑑王文正且嗤弟百萬買玉帶曰自負重而欲使觀者稱好不亦謬乎有以硯潤售孫侍讀甫者孫曰一日得擔水才直三錢古人達理不爲玩好如此國初人寶李廷珪墨石昌言至不許人磨或戲之曰子不磨墨墨將磨子
墨是

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瓶應未罄壘先恥
吸也文滿谷製墨必用高麗煤前輩謂世無二子墨終不乏用人固愚爾

夏后氏

經書稱夏皆曰后氏殷周人皆曰人班固白虎通曰

夏禹舜禪爲君故稱氏殷周征伐得天下故稱人則舜曰有虞氏亦以堯禪爾

大城多兵

古封建法行井地制定公侯伯子男之國隨提封廣狹出車乘多少故有萬乘千乘百乘之別諸侯大不可陵小不可僭所以治安可久周東遷古制壞諸侯各以力勝王室不能爲之制節小大始紊至春秋國自爲政齊創內政寓軍令晉作被廬之法魯作邱甲城過百雉俱不可以先王之規律之矣至戰國齊技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衛士勝孫吳輩出貴勢利尚詐謀古制百不一存故趙奢與田單論兵曰古者四

海萬國大城不過三百丈人多不過三千家以少戰足矣今萬國合爲七戰國兵必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欲以少戰可乎在奢已歎不能循古况去古又遠者乎後世不審強弱動欲仁義飾兵恐不爲湯武而爲宋襄陳餘也故欲狗古制須封建

武士不恤

酈食其掉三寸舌下齊七十城亦奇矣韓淮陰激於蒯通一語隨以兵躡其後更不計食其利害卒使身膏鼎鑊唐初頡利歸命太宗命唐儉慰撫之李靖李勣謀曰今詔使在彼虜必自寬若遣萬騎襲之不戰

可擒張公謹曰使者在彼奈何靖曰唐儉不足恤遂勒兵夜發宋紹興間兀术入境韓世忠駐兵揚州奉使魏良臣過揚世忠置酒相待盃一再行更牌沓至良臣問故世忠詭曰有詔移軍中江都即命撤爨班師良臣方去世忠麾軍踵其後設伏大儀鎮良臣至敵敵問世忠動息良臣以所見對兀术乃大發引趨江遇伏戰敗還泗上責良臣賣已欲烹之良臣好詞得免舊傳已

帥自蜀入援舟次京

口扼敵不得前亟遣將 岸戰方酣而帥舟已取

蓋兵尚詭隨螻蟻萬命取決一時不容自已然好戰嗜殺之人殘忍待之方亦須識時量勢

身在其間則在彼者固莫測而在我者亦未可知也
過百為壽

莊子及左傳杜預注皆有上壽中壽下壽之別孔穎
達疏上壽百年以上孔安國傳洪範五福曰壽傳曰
百二十年為壽蓋本老子人生大期百年為限過百
而增是謂
按禮記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
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
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
七年曰悼百年曰期願王荆公註自幼弱壯強艾者
老等下皆著讀點其下學冠有室而仕指使而傳自
為句總上十事各十年一日壽為過百之日亦有理

豪傑不苟就

古豪傑皆不輕用其身伊尹三就桀鬼谷子著太公
三入商朝三就文王然後合故孫武兵書著呂尚伊
尹於反間篇以皆往來遲回二者間也張子房圯上
一編屢以說人始說沛公馬援轉游隴漢不從
陳衛之公孫述而從岸幘迎笑之光武袁紹禮郭嘉
甚至嘉去之及見曹操曰真吾主也張賓見石勒曰
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乃提劍詣軍門王猛聞
桓溫入關被褐詣之溫不渡灞水遂去不就後寧事
苻堅晉屢徵謝安不起桓溫徵始赴之蓋小人之仕
在濟其欲君子之仕在行其志於是可觀豪傑之志

矣或勸東漢魏栢就徵栢曰今後宮數千其可損乎
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干祿求進
所以行志而若此出何為哉遂以隱終大槩士之有
志於時者熟察世故胷中皆有素定之規度其人不
足與謀萬鍾於我何加焉東坡嘗謂韓淮陰終身事
業一見高祖而決之諸葛孔明用蜀只隆中初見劉
備數語范文正公天聖中上萬言書欲致太平考其
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司馬仲達號姦雄初亦韜隱
後就徵曹操胡致堂謂孔明躬耕南陽既不從難與
爭鋒之曹操又不附可與為援之孫權獨委身流離
顛沛之劉備且三顧後起則措身之審又非徒較強

弱而已

三教

三教各植門庭互有詆訾儒者闢天堂地獄輪迴懺
悔之非據理而論非過攻也若二氏自相詆訾則釋
氏云摩訶迦葉下生世間號曰老子老氏曰老君遣
關尹騎白象下天竺於靜飯夫人口中託生為佛又
云老聃入秦西歷流沙化胡為仙此皆二氏各以求
勝之論也至二氏於儒教莊子首言孔子問禮老聃
釋氏佛地經云寶輪王下生號伏羲吉祥菩薩下生
號女媧如意菩薩下生號孔子月明童子_儒下生為顏
子韓愈原道謂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本此南

仁和黃模按景福乃唐昭宗年號上南字當作唐若南唐固無此號也

景福二年易漢水縣南孔子祠為寺以孔子適楚嘗經之地復改為儒童寺豈孔子真佛派也吁不能訶其謬過矣又從而溺焉豈不甚哉古今論衡著周素異記云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井泉溢宮殿震夜恒星不見太史蘇繇占為西方聖人生此周書紀佛生之異也則又安有前唐虞夏商預託生為伏羲女媧等理乎况春秋書恒星不見於莊王十年甲午歲上去昭王甲寅三百四十年周紀亦附會無稽之談也陳大建五年恒星不見史占為主不嚴法度消天子失政諸侯暴橫國亡之象又豈生異人之祥乎

耘耔

毛詩釋耔曰雍本漢志釋耔曰附根謂代田之法一晦三圳廣深各尺種圳中苗生葉以上稍薈隴艸因隤隴土附根每薈輒附比盛暑隴而根深能耐風與旱故所種實茂大槩除艸附根則艸腐根原因以肥潤耘乃耔之利也今農家習之而不

知

識遺卷八終

識遺卷第九

古 羅 羅 壁

星土 孔子不述禮 擊壤 田獵

五行寓數 詩從寺 制幣 菜

伊呂周公之將 官府一體 姦雄入科目

兵勢緩急 王荆公 英雄不死 倡亂

以攻完守

星土

古以星正時未占災祥春秋始有焉然燕為析木趙為大梁等說始戰國鄒衍之言左傳及之故昔賢疑傳為戰國時人作至班固漢書直以秦魏周韓燕齊

魯宋衛吳楚十二國分配二十八宿遂為古今不易之占但封建法行唐虞稱萬國夏商各二三千國周之初封亦一千八百國春秋時國名見經傳者一百二十四星則止於廿八春秋末十二國上與列宿參何也又晉在春秋為大國戰國韓趙魏分晉則晉裂為三今十二分野中不應列趙魏而缺晉至指鶉火為周地屬豐鎬西周固為豐鎬其在洛陽又隸何星乎魏陳卓於十二分野中復別以度數言星一次三次為天之一度言天一度直地三十里古制九州州方三千里堯五服制則一州之廣僅當天一也故昔賢為班固以國直星之說不若周官保章氏州

配之說為正

孔子不述禮

古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六經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修春秋正雅頌而禮無的書故漢以來諸儒但言五經今二禮皆出漢儒先儒因謂制禮王者事孔子無位不敢作又曰禮以義起難立定制經多合禮義言者謂禮當臨時以義斷行之如三代忠質文異尚子丑寅建正隨時損益事固有古宜而今不宜者况人性稟不同仁或柔義或剛聖人因禮節文使得其中故曰禮因人情禮記述孔子言禮有多為貴少為貴大為貴小為貴文為貴素為貴之辨至羔豚太牢之

祭名求其稱則禮亦求其當而已漢儒二禮皆欲補
聖人之逸但未折衷於聖人記不免雜禮不免鑿也
如歷代樂名曰六莖五英韶濩亦不同漢唐以來曰
文德舞武德舞皆隨功德之異名之樂主和人心聖
人不能強之必同
所主者惟正而已

擊壤

堯時老人擊壤事見皇甫謐帝王世紀及列士傳王
充等說考擊壤只當為蕢桴土鼓之義按諸書解壤
字尚書禹貢黃壤白壤黑壤孔安國傳曰土無塊韻
釋柔土也周禮辨十有二壤鄭康成注壤和緩之貌
穀梁日蝕內壤外壤雖音傷而縻信解壤亦謂鼠穴
地出土獨藝文及風俗通指擊壤為木戲謂壤木為
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濶三寸 戲先側一壤於地
遠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故曰擊壤竊意古人淳
朴未必為此

田獵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之獵皆曰田字與田畝之
田同王昭禹釋周禮云 為人刈與獲禾於田
同為之圍與疆理同犄角鳥獸與耘同度可殺而不
可亂所以獵亦曰田也

五行寓數

五行一生水二生火三生木四生金 金生水 水生
故金生水 中 五行相生次第有生於無著生於微數
識遺

皆以微著爲次水最微居一火漸著居二木形實居
三金體堅居四土質重居五若成數則皇甫侃以爲
金木水火皆資土以立猶仁義禮智必以信而存故
一得五而成六三得五而成八二得五而成七四得
五而成九朱文公河圖說寔祖之

詩從寺

詩古人言志之詞孔穎達推其始於蕢桴土鼓之世
蓋有樂即有節音節者章句之 聖人刪取爲經以
人情觸於外必動於中因美刺形焉上之人采以參
已政之是非求合乎衆之所與故可以興可以觀所
以有補治道爲經也王臨川謂詩製字從寺九寺九

卿所居國以致理乃理法所也釋氏名以主法如寺
人掌禁近嚴密之役

韻書寺音侍詩
注初音皆如字

皆謂法禁所在

詩從寺謂理法語也故雖世衰道微必 乎禮義雖
多淫奔之語曰思無邪後之詩直者傷于訐美者過
於諛甚至增淫導欲誇 鬪靡豈詩之旨哉康節云
自從刪後更無詩以無維持世道之詩也近代推杜
子美詩爲詩史知道者猶以不濟事少之故真西山
選詩取於民彝世教有補者至孔子刪詩而無自作
之詩商賜可與言詩孟子長於詩例皆無詩苟無益
鑒戒徒工言語無取也

制幣

祭祀用幣皆一丈八尺爲度按一象陽八象陰寓陰陽數鬼神之道陰陽不測也禮聘禮帛用二丈爲端則寓偶數色尚元纁元天色纁地色天地偶合也

萊

周禮遂人頒田里之法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晦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鄭康成釋郊外謂之萊萊休不耕者蓋大司徒造都鄙謂不易一易再易之地不易地歲歲可耕者一易間一歲而耕再易間二歲而耕趙過代田亦是視地肥瘠更代田之經釋萊但泛曰艸

伊呂周公之將

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蓋兵家多尚詐力絕人命凶狠貪殘所以道家忌之若吳起韓彭輩身戮族夷且不終世然伊呂周公亦嘗爲將子孫有國與商周等蓋不尚詐力但與世平亂除害也秦隋曹馬南北五季皆是遂其篡奪卒不永祚湯武漢唐非不用兵祚延千百亦其取天下爲民除殘也此可見兵非美事用非得已宜其爲幽冥所忌

宮府一體

孔明出師表曰宮中府中皆爲一體朱文公嘗推明之曰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當吳魏之全蓋天下十分之九儻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

是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內之所出日有以賊乎
外公之所立常不足以勝乎私是此兩國者又自相
攻外有隣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國亦危矣以亮忠
智爲蜀謀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春秋魯謀
叛晉季文子曰國大臣睦而邇於我未可以貳王猛
勸苻堅勿伐晉曰上下安和權翼亦曰君臣輯睦乃
知鄰敵謀人國家亦伺其有乖爭之隙匈奴患漢元
成之威孰與高武呼韓邪卒臣事者五單于爭立故
也此孤則見析衆則雄權吐谷渾所以有并析十九
箭之譬

奸雄入科目

漢以孝廉取士而孫仲謀曹孟德皆舉孝廉唐重進
士而黃巢屢舉進士

兵勢緩急

燕慕容恪言兵勢緩急之宜曰若彼我勢敵外有強
援恐腹背患至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
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圍
五攻此也魏季 曰食少兵精利速戰糧多卒衆宜
持久余觀古人去國遠鬪之師皆以不戰困劫蓋兵
必資糧兵愈衆則糧愈不給愈遠則糧愈不及故坐
困得策况戰爭攘奪之世民不得耕者衆而師旅數
起又非擔石可給故餽餉最急又民以食爲天苟欲

立事必多得人而人非食不衆漢高拒楚始終據策

李密起事說翟讓據洛口倉王世充據東兵一人一月之食為米二斛漢量未攷與今量如何

如月食人日二升今量為米六千石宋

隆興初傳金兵於河南者十七萬未論

人糧以十七萬一月馬艸計之須二百一十萬而驢

騾馱所以左車策趙韓信亦高之但拘

於守不免自困故左車深溝高壘不與敵爭所以為

奇兵也充國魏公測兵必測糧可謂工於知兵豈虛

聲所能恐哉

王荆公

王荆公

荆公萬言書論教養人才與制祿久任之道古今無

易也正史畧之殆非不以人廢言之意其歸老蔣山

往來以一點直蹇驢或告以筍輿便老公曰不忍以

人代畜也第宅舍為寺改築僅蔽風雨後至稅屋以

居捨宅雖無義異乎貴盛而甲第爭雄者矣山谷謂

公不溺於酒色財利一世偉人也且有荆公六藝學

妙處端不朽之句溫公謂介甫行義文章節節過人

又謂金陵平生行止無點污神宗聰睿每事景慕三

代不肯為凡主政惟荆公書足以動之惜乎衆君子

不合遂至引用小人以誤國所謂大體既差細美莫

贖是也

識遺

英雄不死

晉公子重耳遍歷諸國艱阻備嘗卒霸晉沛公屢厄項羽范增切切殺之卒興漢劉元德在三國孫曹謀臣周瑜荀彧皆請早圖中間敗於呂布困於當陽備之不死者不能以寸卒帝蜀燕慕容垂降苻堅王猛權翼皆請謹其條籠垂卒復燕增瑜猛事三君最信重者於此更不能入他如桓元妻識劉裕慕容紹宗知高歡隋文帝唐高祖皆以相表為時所忌趙太祖方面大耳免於周世宗皆未嘗無驅除之心數人悉全身濟大業又如曹操就擒於呂布之戰宇文泰墜馬於李穆之扶高歡逸身於賀拔勝之槩韓信得釋

於滕公一言往往瀕死而生蓋天將興之誰能廢之殆非智力所及也

倡亂

陳勝亂秦張耳陳餘謂立六國後自樹黨且益秦敵楊元感亂隋李密請乘煬帝在遼急趨高麗扼海岸使不得還高麗聞之必躡其後則腹背受兵天下可撫而有也黃巢亂唐未踰年江浙淮甸東都長安兵禍皆遍唐智不及謀勇不暇施鎮戍皆散盜賊滿天下唐卒以亡三人倡亂所謂盜亦有道也但余攷多緣人主失乎人心不在敵之衆多也故七國叛漢敵非不多然高祖文帝之法制未變七國易於撲滅穆

王西遊徐偃稱亂然文武之德澤未斬轍還而周室
再祚蓋人心未去故奸雄之謀不行若秦隋季世思
亂者衆唐末君昏蕩不可收故曰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又曰衣敝生蟣蝨肉腐生蛆蟲自然之理也

以攻完守

城守雖以逸待勞而拘於園土則困餽不繼則饑將
有不攻自潰者矣故善守者必以攻周宣中興截彼
淮浦王師之所守有在矣而曰如飛如翰如江如漢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則守不廢攻也戰國韓趙被兵
孫武救之皆疾走魏都故曰解亂不控拳救鬪不

漢高守滎陽拒項羽方滎陽之守未備先遺羽

齊梁反書使羽力分於彼布紓我其後守滎陽既備
則南出武關引羽求兵以休滎陽京索問且使韓信
得輯河北收山東而漢有天下大半徐還滎陽則漢
守完而羽地狹矣垓下之圍天下之兵叢焉羽安得
不亡大率不好謀能聽功也景帝時吳楚七國反周
亞夫亦先委梁餌吳而身出武關制之又攻其所不
備也宋末儒帥當邊寄者多尚城守王登帥荆柯謂
欲守城難得一園土裏作規矩以此平戎計恐疎我
也要時時拚散彼專減水易枯魚直須日日論軍實
謂擾耕牧徙人民也
識遺卷九終

識遺卷第十

古 羅 壁

天干地支 古樂 夢卜 園扉 名犯聖賢

服節 社稷 九夷 矢字

創業之主誠直 文武取人 度才

御小人 東南國勢 荆襄 前定

冥官歷 月受日光 文尚喻

儒者生殺

天干地支

陰陽家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名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名地支其配甲乙木丙丁火

識遺

戊巳土庚辛金壬癸水寅卯木巳午火申酉金亥子
水辰戌丑未土幹支皆分配五行也然十干配五行
合而類五十二支配五行合而陽數屬
天故奇圓為天四陰屬地故偶方為地
地非天十又奇函偶陽包陰天統地也支本
十二而天也二氣錯綜萬物化
生故分陰分陽必曰動靜互根云

古樂

書論韶樂之盛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
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
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宋子京謂此後夔推美舜德侈言之非真有鳳儀
獸舞也蓋樂作之朝廷郊廟有宮室之嚴有階陛之
阻有營衛之密鳳獸山林物安得至此鳴舞於羣后
衆賓間耶若祖考來格亦豈儼然見之乎又夏王懋
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等語說者亦
謂誇美聖德之詞周禮言樂一變致羽物川澤之示
再變致羸物山林之示三變致鱗物邱陵之示四變
致毛物墳衍之示五變致介物土示六變致象物天
神又云六變天神降八變地祇出九變人鬼禮史記
述師曠鼓琴曰一奏元鶴二八集門再奏延頸鳴舒
翼舞復鼓雲從西北起大風至雨隨之飛廊瓦其後

晉國大旱赤地三年漢武用樂甘泉亦有此等語余嘗謂古樂固不敢知今樂但晉魏以來明音者多矣未聞有此髣髴何耶想亦史氏誇詞或聖人德動天地行通神明所感不專樂也不然經史之論荒矣

夢卜

六經信夢卜其語不一余謂憑以決細微可矣將相係國安危才否未諳但參夢卜可乎高宗夢傳說俾以形求一旦胥靡惟肖置諸左右爰立作相更無疑議堯舉舜側微詢四岳試諸難舜傳禹驗之治水委之征苗叅之歷數詢謀龜卜而後定高宗以一夢立相何易也後世固有奇才不次用之者然多見之搶

攘猝急之際若齊桓相管仲以鮑叔爲之先漢高將韓信亦蕭何薦其入販繒屠狗之流皆識其有一長始乃舉用未聞以想像決也史記著文王取太公亦決之獵卜然孟子言太公之出曰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其出寔太公就之又曰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以親聞道於文王也豈有不平日師資太公之才德而徒以一旦飛熊之形象乎則卜載歸者之說史遷無謂也

修和有夏之佐曰有若虢叔閔天

散宜生泰顛南宮括則

太公一語至武

王予有亂臣十人說者始益以太公詩述武王牧野

之戰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則太公特以韜畧為武
王兵師遷未詳也竊疑書曰 立早偉
故假夢卜神其入不知昧於聖人審重之旨也或又
謂高宗識傳說武王識太公而衆人未知故假夢卜
進之余謂此後世君臣相詐之術非所以論聖賢

圜扉

古圜土圜扉按圜圓也圓中規規圓主仁矩方主義
獄名圜也者欲吏以仁心求其情乃仁以義斷也圜
土周獄名歷代名獄各不同夏曰鈞臺殷曰羑里秦
曰囹圄漢曰若虛魏曰司空

名犯聖賢

後世諱犯古人不一若聖賢名姓例不避則 矣唐
堯虞舜帝王冠冕而漢有唐堯為 梁有虞舜官太
常薦明堂議成湯殷之盛王而漢有成湯按湯名履
初興亳湯
陰因以地號曰成湯猶言成周然此 顏回孔門高弟
雖非是名而與聖人相犯亦不雅
而晉有顏回為羌帥書兩伯夷一虞秩宗
一諫武王 論語兩南
宮括一問羿一
十亂中 共工氏霸九州而舜時垂官共工相
類曾參殺人而孔門曾參見疑羿善射一帝嚳之臣
一有窮之君然則漢以來兩龔遂兩京房之類無怪
矣

服節

易繫言上古喪期無數尚書言百姓如喪考妣三載

則三年喪唐虞時然矣禮記言服制法象天地蓋齊
 斬三年則氣歷一閏期象歲一周大功九月更三時
 則物已成總三月則一時之數法天也小功五月象
 五行法地也故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豈
 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按唐虞前吉凶無二服郊特
 牲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皇氏謂鬼神幽暗故齊則緇鄭康成曰
 三代下冠衰始異唐虞以上吉凶皆用白布孔氏曰
 三代來制始不用齊冠故夏母追殷章甫周
 委貌各以冠別而白布專為喪冠

社稷

禮社祭土其神曰勾龍以治平水土也稷祭穀其神

曰后棄以教稼穡也地廣不能徧敬故封五土為壇
 而祭之穀多不能盡祀故聚五穀為墀而祭之然獨
 祀粟者以首種為百穀長爾雅粢盛亦釋稷土神之
 祠於家曰中雷陶竈詩曰陶復陶穴是也
 其中穴明雨四雷之因名室中曰中雷後世易為屋
 漏朱文公謂當於屋中祭之

九夷

孔子生衰周歷聘不過固是道大難容亦是諸國各
 有世臣把住如魯三桓齊田氏晉九卿不容聖人插
 手况世臣皆有無君之心孔子得政必所不容故轍
 環不遇聖人知道不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

亡也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曰乘桴浮於海曰欲居九夷此豈真欲棄中國即夷狄耶哉蓋深歎中國無可與有為之人也九夷張儀李斯說曰楚破南陽九夷內許沛鄢郢危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謂為楚地孔子嘗聘楚使九夷為楚即之甚何以歎為按漢書班固地理志指九夷為元菟書宅岬夷之地箕子始封之國今屬高麗范蔚宗後漢東夷傳言東方之夷有九種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且援應劭風俗通之言曰夷者抵也言抵天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豈聖人厭亂思治欲得柔順易以道御之國居之乎詳歎意其九夷

只當如漢傳所指

矢字

矢非但兵械左傳文公十八年叙襄仲殺惠伯曰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莊子人間世曰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史記趙奢傳云趙使者毀廉頗曰與臣坐頃而三遺矢三國志吳主遣取藏中蜜蜜有鼠矢魏高歡妻微時然馬矢作靴唐安慶緒馬矢以食東坡詩但尋矢次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皆此矢字

創業之主誠直

成湯放桀曰予有慙德恐來世以台為口實漢高祖罵儒生曰迺公於馬上得之及其病却醫曰命乃在

天雖扁鵲何益隋文帝

後人作鎮石耳皇后崩議葬地帝曰吉凶在人不在墓吾家墓地若云不吉我不得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唐高祖相隋國柄歸已羣下請加九錫曰我秉大政自加九錫可乎且自尊而飾讓心竊羞之宋藝祖削平諸國諭南唐曰江南亦有何罪只是自家著他不得江南徐鉉為李煜陳子事父之說藝祖曰汝謂父子為兩家可乎又曰不須多言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饗太廟有司陳禮器曰我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皆誠直不事諱飾故朱文公謂藝祖氣象光明正大宜其言若此豈同曹

孟德司馬仲達貶譏於石世龍也

文武取人

古今仕進之途曰戚寵曰貨粟曰世澤曰吏勞曰吏託而惟文武取人為正然唐人言能文不足佐時善射不足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制畧漢武初讀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用之終文園令知其才不堪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劔起却曰一劍非將事在運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噫文不經綸武昧方畧弊也久矣

度才

人之才各有限量裨謔謀野則獲謀邑則否孟公綽

優於趙魏老不可為滕薛大夫百姓之事蠡不如種
敵國之事種不如蠡元齡能謀如晦善斷姚崇知變
宋璟持正黃霸長於治郡劣於為相魏侯淵長於設
變短於總衆爾朱兆將兵過三千則亂晉殷浩唐房
瑄宋王安石初皆才望炳著及登要地例以虛聲誤
國故桓溫謂浩為令僕足以儀刑百僚督師非其任
也韓魏公謂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為相則不
可大槩今之用人者惟以年資計考不復審量材實
往往受弊不思古以夔典樂陶作士棄播種夷秩宗
此皆唐虞明誠試博詢度其材之所宜任之終身所
以世道稱治王臨川曰夔稷契在唐虞皆終身一
官不使更任其有降陟亦特以祿秩而

已漢文景並美成康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
此豈有資叙年勞哉武帝舉霍光輔昭帝官榮位顯
者何限獨拔一奉車郎不以資論也謝安當淮淝之
役獨任一謝元不以親嫌也

御小人

趙廣漢治潁川吏俗朋黨不可施治廣漢設鈛笮使
相告訐由是奸黨散落張敞治京兆合境多偷敞用偷
長赦其罪令致諸偷自贖由是無偷唐高宗幸東都
命御史魏元忠檢校盜前後元忠取赤縣獄盜一人
釋械以從倚以詰盜比及東都不亡一錢此三事皆
就其黨制之也宋西方用兵初命宦者監軍牽制主

帥多失朝議改選仁宗問於夷簡乞詔官長自保任其屬後有功罪同之明日官長自請罷官官

蓋使中閣自請罷則異日無覆出之患且不歸怨於我文潞公為相日穿深渠會仁宗不豫司天言渠不利之故後議改公請遣前言不利司天相之司天恐他日所穿別有妨已當其咎乃更言前穿方位無礙此二事各就其人制之也元祐初司馬溫公為相矯王介甫之失弛差役京尹蔡京希新旨五日盡改之使溫公當時改作盡以此策待之則異日給聖紛紛不致諸君子獨當其咎也伊川曰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時諸人似皆可用且人豈肯其為

小人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願為君子此等事教他門勝吾曹故人才在君相變化之爾侯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即是觀之古今局面更張失幾變化人才之機哉

東南國勢

楊誠齋言於紹興曰以全楚為家吳越為宮此楚莊闔閭子胥種蠡所以強霸用武為根本西控全蜀南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楊行密所以興起之地限其東三江五湖繞其南此六朝所恃以為國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之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名荆楚之奇才此漢唐所

仰以為資者也奄是數者以為資而乃不能以自存是挾千金而憂貧有益賁之力而怯弱避人惜哉

荆襄

荆襄地要考之三國可證方曹操劉備孫權割據各欲占取荆州故先主方有荆州魯肅說權謀取

以下東南控

則可瞰宛洛下吳楚

蜀嘗假荆矣又爭於吳吳卒圖關某

全取

陽襄陽南鄉入魏

荆南郡零陵武陵

入蜀江夏桂陽長沙入吳禹貢荆州之地遂裂為三

其後吳得荆之西守夷陵而北不得襄卒無以圖魏

魏晉有襄并吳卒自襄始危驪塘嘗著論曰得江陵

則可以窺襄陽固巴蜀失江陵則无以保武昌興九

江武昌處沅湘洞庭衆水之會故吳之會宋齊梁

來皆藩二郡寔蔽全吳得襄陽則可以通巴峽綴關輔失襄陽

則必須保巫峽護江陵襄陽兩失則天下事無可言

者余按江水原岷山出夔夾江寔為長江上流孔明

謂荆州利盡南海者此也岫冢導漾東流為漢出興

洋襄陽寔衆水上流庾翼謂進可以掃秦趙退可以

護江流者此也漢水至武昌下與江水合失漢上流

流之保遂為虛襄陽蔽江吳陸抗嘗言上流有警乃

社稷安危之機當傾國拒之非徒侵陵小害也近代

識遺

以墮甑視襄豈特出孔明庚陸諸人之下亦豈有方
翦哉建炎南渡李忠定胡安國切切荆襄蓋
深旨也

前定

大數皆前定成王定鼎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始皇盛
時預識亡秦者胡王莽未篡夏良賀言漢歷運當中
衰揚子雲太元言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高祖至
孺子嬰
二百一十四年隋文臨御卜葬者飾言三十為三千二世為
二百晉牛繼馬後符元帝郭璞推江東與中原分合
至三百年當復合唐李淳風言武氏殺唐子孫宋興
已有過唐不及漢庚申及寒在五更頭等

說舊傳太宗卜世於陳希夷希夷曰寒在五更頭又
猶有怯將及第五庚申後又延十五年豈半更眠之兆也
起運祚移五庚申後又延十五年豈半更眠之兆也

冥官歷

趙清獻公平生所為夜必衣冠焚香拜告

寢即計一日食飲之費及所為之事

必求稱之司馬溫公曰吾無過人者
學見之實踐如此東坡志林著蘇子
罪冥官曰子歸置歷一通畫之所為

述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余謂趙范

司馬

之在側也

識遺

士

冥官歷

月受日光

天文志言月不能自明資日而明京房曰月與星陰者也有形無光先師云月體似鏡其照處明不照處暗張衡曰日譬如火外光月譬如水含影故月光生於日之所射月暗由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洪容齋五筆述太史劉孝榮之言曰月本無光受日為明沈存中筆談曰月形如彈丸受光如粉塗月去日近則光一消漸遠則漸生明又曰凡天地之光皆日也如星亦受日光朱文公注楚詞援沈說且謂月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人見如鉤日漸遠則

斜照而光漸滿又援王晉說日月生明之夕人望之則人在側但見一鉤至日月相望人處其中方見全明如有能凌倒景往參其間雖弦晦復光其全明詳諸說則月光常滿人立有偏正因見光有盈虧非既死復生也余嘗因是驗之日沒天晦知天倚日而明取盆水置赤日中光輒印置陰處動靜隨之水受日光可推月光資於日矣星受日光之說亦嘗驗之德祐乙亥六月朔日蝕既晝晦星獨朗然日蝕光既星光自若何耶豈宋歷告終光固有常變之異耶

文尚喻

古人立言盡皆取象即麓可以明細因事可以識天

理故詞每以喻而顯詩之多識禽獸草木蟲魚之名
 可證已若易龍馬龜牛魚狐鳥隼鴻雉虎豹狗豕豚
 羝羊鼠則鳥獸備也 瓜杞蘭葦竹木芽枯株莽葛
 藟枯楊蒺藜叢棘碩果苞桑則草木備也 戶牖藩廬
 蔀屋牀枕柅舟車鼓輿輪輶斧鬯壺缶 鼎弧矢簋
 貳則器用備也 月冰霜雨塗泥陂險淵田谷 菑
 園 陸井石階衢城隍 則天地備也

服飾則簪圭襦 衾

牙頤面腹髮髻拇股肱心

儒者生殺

儒者未嘗不羨長生而其要在省嗜慾定形性老氏

之吐納修煉所不計儒者未嘗不惡殺生而其要在

遠庖厨循禮制 天子不合園諸侯不掩羣大夫不取

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
 衣帛七十食肉與夫豺未祭不田獺未祭不漁艸木
 未黃落不入山 釋氏之持齋奉戒所不取
 林皆節以禮

識遺卷十終

考據確而精論斷審而正記載書絕高品故宋
 元著述家多援引之然傳寫日久間有亥承脫
 亡欲借一善本訂之遍索不得也岫藏篋中六
 十年不輕以借人隆慶三年姑蘇方山吳岫識